



石門縣志卷之八

知石門縣事

螺陽杜森元培
舜水鄭世培晴嵐父續編
黃山徐原遂菴增校



紀文

記二

吳侯去思碑記

張寧

海鹽人

崇德令吳君淵之擢邳郡守去任民德之邑人周
文忠輩樹碑石相率謁余曰吾邑侯居官六載善
政實多澤民甚洽今雖能記憶懼久游致訛泯請
文誌之余以不没人善君子之道也備詢其實淵
之出身江右德興登丁未進士弘治巳酉拜是邑

令至則殫心慮凡所以治安之要首訪利弊興革
隨宜東有阜田西有下隰相地治水旱澇有防利
用賴以有成邑有預備倉歛散無經侯至慎蓄於
初已而發粟賑饑民被其實惠侯征賦顧丁田此
常典也顧譎之徒以計移匿貧弱不能支者每每
代償于時定版圖詳搜宿弊一夫寸地俾不得落
其籍徭稅因以平歲事告歉錢穀日費經歲不能
訖多致破產侯則隨入隨輸一無所縱故公府遺
需民亦無怨促者崇地當要衝客宦絡繹應給繁

冗爲之立定規簿供饋視前輕大半用有餘卽爲
公家物毫利不自入民得以有財也夫役雖細故
而弊百出乃倩無業者代之日有所稽故賄賂寢
而農亦無妨焉人有詣治庭一過目卒不能忘間
言者自不敢以欺民有以事相告爭曉譬曲直衆
自唯唯畏服中有健訟者繩之以法刁風遂息自
下車來孜孜營作今年建學舍明年立門社又明
年築倉庫五六年間修廢舉墜煥然一新筭工計
財大約動以千數民漠不知擾每月朔望蒞學宮

考課問難疊疊忘倦士由知問學而皆有造就也
夫侯之政教班班可載如此亦古之一循良吏宜
有以來吾民德之之深耶嗚呼情有可勉者有不
可勉者聲音笑貌可勉而能也真誠實切不可勉
而能也以侯之既去而人心恒在懇懇不已則由
於誠所發而非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其素感乎民
徵矣第愧荒老不能爲辭以彰其賢姑撫以記

張侯去思碑記

沈宏邑人

公諱守約字彥博別號墨山華容人嘉靖丙戌進
士癸巳年到任初縣循例以官舟迂公而公先馳
自陸由長興四安傭小航至邑宿河下人無知者
卽訪知民情臧否蒞任旬日召黃冊書手閑空廨
中令纂民析戶爲歸併數莫敢隱蔽于是戶產虛
實悉知之時奉詔採木民畏解戶納賄求免如迓
死公得檄不下吏默定自中及榜出無毫髮舛錯
吏民驚服自後糧解諸役悉類是僉定姦猾帖息

賄遺絕迹焉居數月詞訟稀簡迺出巡遊詢民疾苦從者四五行止祠宇及桑林中每呼飯從者進盂粥滌菜食已復行人不知其爲公也間入庠生家入門犬嚙且嚙其衣庠生方出公坐講移時乃去其簡易近民類是故洞悉民隱莫能淆惑自奉甚約稀御酒肉恒布衣屢澣不易待人以至誠人有過卽面覈不假借凡請學謁祠祭禱必整潔自持尊嚴若神嘗祈雨踰赤日中却扇久不起宿廟中得雨迺出銳意興學校到任三月餘卽訪舊

跡闢地建書院內列館舍外樹坊表凡我鄉先達自明興以來甲科者皆特書之表皆堅石鷗甍巍然鱗次櫛比費出公羨一毫不以干民四時課諸生會講供餉整潔久而不輟其獎誘後學之意甚懇邑比乏科第次年甲午鄉薦二人而宏忝焉迨冬公將應朝或謂公宜備土物以行公頰顏汗色作聲曰使我歛民錢充苞苴耶愧死我也公至京不特一縑亦不徃私第謁執政雖同榜在朝籍者皆謂公簡已故久而不遷時惟代巡山東南野張

公廉知之薦其清苦持身異政拔俗由是陞大理
寺評事知者謂公年資政績當不次超擢至是漢
爲之缺望而公意自若去之日行篋蕭然如初至
時歷陞本寺寺正終淮安知府嗚呼公去崇三十
年餘矣士大夫耆老咸思公惠政吾崇當尸祝公
而未及誠闕典也邑北津舊有去思亭圯毀日久
今邑侯南陽朱公修舉廢墜募民重建亭于舊址
而加拓焉復集庠彥修縣志述公政績繼名宦衆
謂余爲公之門人當有述鐫珉以垂永久義不可

辭迺憶昔者過公鄉拜公墓得聞公平生行實初
任華陽縣薄徵簡役請誅蜀府校以安黎庶未幾
奔父喪民攀畱脫靴却賻金不受繼丁內艱公廬
墓三年感風濕幾痿抱疴謝城市不入又二年迺
起補崇德復三年始遷棘寺在任三年評允凡七
百餘條咸稱平恕大卿汪公宗伯霍公皆愛重之
及淮安命下莫不頌銓部之得人公緣地衝疲事
多掣肘不携家獨往藝蔬餽粥不辭勞劇釐革宿
弊禁姦安民民稱重比之趙清獻及卒淮人哀之

哭聲被野繪形立廟以祀之仍舉入名宦時又見
公二子長曰一龍魁省薦次一麟有鉅名則知天
所陰隲夫公者昭矣公家世積善人無間言有司
已舉公入鄉賢矣余聞之吾友周君霄嘗署華容
縣事云云吁秉彝好德自不能泯宜系之辭以徵
民之不忘其辭曰公來治崇始由民郊弗詢于邑
詢于芻蕘既知富貧復諳臧否燭照鑑別勸懲由
已凡僉民役罔不納賄惟公獨斷斬然無弊公之
未至政靡民好公既來矣訟息民安乘暇遊歷

徒勸課鰥寡是恤顛連有助既富方穀教養攸先
廼重學校誨視周旋既飭學宮復新書院生徒咸
集坊表並建工不勞民慵惰是勸費匪科罰公帑
之羨財何裕也澄其源焉成何速也躬其勞焉述
職之行靡不哀湊公之朝天清風兩袖居官三字
曰清慎勤並美兼善惟公克敦人誰無能公不自
伐久之得薦廷評是擢公去束裝弗加其初民思
我公至今弗磨公歸于天遺愛在崇欲審厥德視
此刻功

洪侯去思碑記

周淞邑人

侯之去者身不去者德去何在在相臺不去何在
 在民心民之心既洽侯德則侯之身雖去而民自
 不容已于思寧肯若鳥棲木忘木魚躍淵忘淵已
 耶侯閩省龍溪士也正德癸酉歲初試牛刀自謂
 鷹鷂不如鸞鳳乃純任德化朞月政成聞譽彰著
 當道競為推獎及三載考最天官卿以侯堪任風
 紀薦當宁下旌書徵取侯即詎日啟行闔邑士庶
 雲滃攀轅懇留不果遂脫侯靴繫于邑門餞至境

外而別今踰二載侯若景星慶雲依于天表遠莫
 覲矣民猶心旌懸懸乃相率剏一亭於朔義門北
 將礪石以表去後之思父老輩謂予素知侯深需
 文以紀之予惕然愧起自揣分不敢諾乃相與齋
 宿上謁侍御邑大夫陳侯請命以聽可否侯喜衆
 庶不背德不辜恩因首肯之且賜以堅石鐫碑樹
 諸不朽衆即羅拜叩謝而出予雖膚謏義不容嘿
 謹謂邑之有令所以兼握衆職上應列宿下子萬
 民者也職斯任者有德以洽民心則所在民愛所

去民思若其茂德則民心隨失何愛何思云哉粵
惟洪侯甫自蒞任切切愛民如子故慈祥愷悌若
古賢令之治單狷介廉平若古賢令之治襄忠信
明決若古賢令之治蒲且慎則檢身常不及寬則
接人無不容故今旣去而民仰思侯之德心有如
是者至其議可興可革惠洽于浙中理隣邑隣訟
恩沾於境外建書院以崇先儒立祠宇以禮鄉哲
修邑史以示戒勉旌節孝以勵風俗又能三日關
六千丈之長河一朝復五千畝之糧餉故今旣去

而民深思侯之德政有如是者由是士咸頌于學
農咸頌于野商賈咸頌于市肆有稱爲慈父而不
忍欺有稱爲神君而不能欺有稱爲健令而不敢
欺此又侯之德化有如是者所以今侯旣去而民
猶思思之懇切而不能忘也故一飯一思饗殮之
不忘一衣一思裘葛之不忘一出一入一思歆居
之不忘噍童之思如皓首白屋之思如朱門百里
之思如一家詩云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正斯之謂
也夫民之思侯如此其視古者覩甘棠則思召伯

不月縣志 卷八
與觀雙檜則思萊公寇不越千載而同一轍耶是
爲記正德歲次庚辰季夏日

蔡侯去思碑記

郭子直邑人

隆慶壬申年閏二月九日閩南蔡侯奉除書來泣
茲邑首進鄉士大夫及父老子弟于庭而詢之曰
天下之治繫民民繫令令之設以安民也民有疾
苦願悉以告政在令當力修之政在監司當請得
之務底于績爾其毋諱亦毋蔽僉曰崇當南北孔
道治地四距不三十里而賓使漕餉寇蓋舳舻日

相啣也且輸征徭役猶如蝟毛民亟于鄉賈困于
市者久矣侯曰有是哉不忍之色淫淫薄眉宇陶
心研慮思有以拯之因策民之所以不安者弊在
里胥迺令里胥曰若各以富者貧者襍疏之不實
且治若里胥輒疏疏已侯手牘按之某誠某僞某
富某貧不啻家矚戶歷弗爽秋毫諸胥伏地震懾
稱神明焉又筴曰市廛之民便供應而不給其直
則病賈畎畝之民便供賦而不恤其私則病農非
政也邑有四廂間以灑掃供帳之役役之卽計出

石門縣志 卷八
受直不使其費一錢而里甲歲辦輿蓋盤匱之屬
往往必責其精美侯則五年之中不輕易一器雖
輻脫純敝自若也以故鄉民得免裹糧走伺縣門
于是賈始安於市而民始甦于鄉矣民有言邑南
有堰曰包角直捍海波阻鹽盜元兵入寇堰決而
涵艘縱恣莫禦二百餘年不能復時諸亡命出沒
其間實東南之隱翫也侯卽決策上請得報可將
從事鋪畚有勢宰陰阻之且欲危侯侯毅然任之
不爲動堰成而海波不能直達而海波不能內

警矣適當路檄侯捕巨逆侯以間謀授諸謀諸謀
皆故逆狎友也逆果信謀伏發就擒邑之民方惴
惴不寧忽聞元惡授首咸呼曰自今可安釜鬲矣
然竟不知侯何以能此也崇俗尚許喜以小忿持
死律巧詆或矯虔構殃立破人產株連累逮至滿
十百侯明決果斷置囚堂下片言竟案巧不能入
殃不能侵百年遺風一旦剷革環境之民首香盆
揭謠于竿扶老挈幼擁伏縣門侯呼老者毋拜幼
者毋懼歡如家人民歸復戒曰汝持老行徐徐毋

亟倘未卽汝去尚冀見汝老也聞有泣下者侯之
愛民類如此侯視學舍宇頽敝急新之復於明倫
堂左構閣曰尊經選弟子員日誦習其下出俸給
食暇則正席陳經娓娓談說時于其文而殿寢之
以故兩鄉試一策試舉六人成進士一人而兩子
復得解頭一人此百年所無侯以緒餘指授文學
蔚興比屋弦誦謂侯今之文翁非耶侯性介潔冰
玉凜然飯蔬而食席藁而臥入其官舍無異窶人
居也且襟宇坦蕩絕不爲操切鉤拔之術凡目之

所接雖久不忘心之所注雖劇必副日束帶坐堂
上羣載爰書而前成案山積侯一展卽洞其隱微
奸胥猾吏膽落魂奪鯁鯁焉不敢以半牘支閣國
賦十餘萬無慢令無苛征得用一緩二之法民自
樂于輸司出納者少贏銖毫卽隨手刑矣故民不
知役而賦不後期縣庭之內寂如山林也嗟乎自
秦疆畫天下而有郡縣秦吏大抵酷也漢良吏爲
盛班固氏傳循酷吏道備矣今讀其書大都樹威
聲發奸伏莽赤如夏日麗天卽稱良也至若愛民

如子貧者陰受其福富者無齟齬之苦風學敦禮
植本培化使民有恥且格者漢吏亦無幾焉侯在
邑五年無論其廉以遠利明以讞獄公以平賦嚴
以御下儉以制費惠以柔民善政之炳炳烺烺在
人耳目卽其單車就道之日有如姑臧吏民追送
孔君魚者而侯謝絕之又奚啻昔賢四知已也因
別樹亭以四知名之志感也使天下之令皆若侯
則天下之郡縣皆若崇矣漢之良吏豈足多哉乃
丙子之冬擢南地曹郎崇士民快快稱曰侯之眷

崇甚于民眷侯今爲天子主計臣則東南民罔藉
以稍蘇一邑又何敢以私侯也侯行矣大夫聚于
邑咸思之聞北來使車必造問侯無恙士聚于宮
咸思之曰母舍業以嬉而孤吾父之教也民聚于
鄉咸思之曰不有蔡父吾何以生也去未幾何卽
相與謀片石以圖不朽鄉士大夫姚別駕汝言范
博士杖胡博士應祺呂太僕煥趙僉憲岩鄉進士
胡岳太學生沈如封弟子員沈校耆凌翰數十輩
因家君都運公委言于子直時子直吏是梁未有

石門縣志 卷八
以報也頃來司馬署中督之益亟顧侯之德故非
鴻筆不足以闡揚懿鑠子直何敢文然授簡之役
少者任之因述士民之言以紀侯政併爲他日傳
循良者告也侯名貴易字爾通戊辰進士爲福建
之同安人肖兼其別號云

朱侯去思碑記

沈九疇鄞縣人

朱侯令崇德之二年以治行高等擢起部尚書郎
去崇士大夫父老泣留之不能得皇皇虜若弱喪
之慕慈母無所寄託謀請于當事者祠奉之勒之

石而碑焉謂不佞九疇與侯同舉進士又竊視學
侯省載其行事徵文于不佞九疇不佞其敢阿余
一人之好從吏朱侯惟是朱侯之澤崇士大夫父
老之口不可刊滅不佞九疇于是執筆札之役慨
然而書曰嗚呼休哉朱侯之能令此崇民也夫令
不易爲矣主上張宮置吏廣布恩澤子薄海內外
令之任子四封之內其于宜主德親下民最便故
惟令得稱民父母與他官吏不同然令刻者爲之
奸名操術糜爛其民不且豪舉自命穢昧邑務邑

石門縣志 卷八
之肥瘠善敗若胡越人故民亦客視其令居則事
之去則舍焉罔有攸念其于父母子民之意甚罄
嗚呼休哉崇士大夫父老胡以無忘朱侯也崇衝
煩最他邑南北郵傳薦紳先生驛而過者勿絕令
欲盛供具得者 各驩非浚民膏血重役之不給
侯悉損去曰嗟 而瘠民所不忍爲客至一餉雞
黍蔬食而已性節 約無貴介氣自奉尤薄僅僅脫
粟飯卽魚菜必以俸入不敢以口腹累百姓崇之
民什九事田桑而事末業者什一惟賦役輕重爲

命一不當令卽無染指胥徒下吏緣而爲姦至富
者傾世業貧者鬻妻流子無所控訴侯憫然念之
歲徵則立長單平其賦定爲十限曰有司限急而
致期有司之罪有司限寬而爾不及期爾是罪民
自是爭而輸惟恐不速胥吏奉出入惟謹絕不敢
以常例上浸有所乾沒故事邑僉賦長以令左右
押保視倉則以里甲侯奮然曰稱賦長矣尚煩吾
左右保耶里甲視倉中不生耗費乎下令捐故事
自今長賦第取各甲互相結卽以賦長家丁視倉

相首尾蓋省民費千緡云令不習田間事欺隱詭
匿往往而有習矣而豪大家肘掣之非其人亦輒
罷侯壹秉朝廷法丈之尺尺寸寸籍于冊虛增者
有覈積荒者有覈侵沒者有覈何論亡弊吏舞文
者卽屬邑豪大家股弁而聽不敢請令請焉候屹
然不爲動故士民食田利而無愁嘆不均之恨有
所差役則以田論丁以丁論徭不令憊貧者力以
佚富民人人便之窮鄉僻陬不習見官吏往差一
公役至若雷厲電疾冤鬼幾落橫索亡不應者侯

一切罷之有所逮則帖下里令里正攝而至卽雞
犬無恙至坐堂上裁訟鞫文凜凜不爽擬于神明
吏從旁供筆墨而已莫敢易一字閭巷豪滑之輩
馮氣力務曲文避之不得蓋侯之愷悌愛人寬仁
下士其天性而提身精白人不可干以私則素所
樹立矣他如右文興學賓異才彥膳孤老清獄囚
虔祭祀祈雨旱務以時振舉纍纍可紀嗚呼休哉
崇士大夫父老胡以能忘朱侯也余往讀漢書所
傳廩廩德讓之吏若龔黃召父輩天子至爲勞墜

書增秩賜金擢起公卿間所居民富所去見愚子
 孫異世祠祀不絕疑其人皆殊異千古不概見迺
 今得之朱侯不佞其敢避余一人之好逆崇士大
 夫父之口拂王上德意以掩侯之休美固宐碑矣
 侯諱維京別號訥齋江右萬安人爲海內名碩司
 空鎮山公之子丁丑與不佞九疇同舉進士應臚
 唱者也制進士應臚唱者例授中博侯以制策忤
 時相抑授廷尉評已而復以抗直聲謫汝州判再
 遷爲令然則侯非獨以詩書文學飾吏事令崇之

民尸祝千秋而已余並紀之載系之以訶其辭曰
 語溪兮泠泠翱翔薰風兮朱侯其臨維賦旣平兮
 維徭旣輕子弟洵美兮倉箱孔盈疇其我遺兮乃
 侯其存帝命簡擢兮珉將焉馮勿翦其棠兮伊古
 之人寄言悲思兮實獲我心崇祠巖巖兮伐石嶙
 嶙勒文貞辭兮千年其新萬曆丁亥仲冬吉旦

列侯遺愛祠記

靳一派 命

崇故有列侯去思亭燬于島夷之亂隆慶初鄉紳
 沈廉訪呂太僕前後董其役亭再成歲久頽廢殘

碑斷碣委棄塵土中蟲書鳥跡多漫漶不可攷而列侯之治蹟翔當年休聲浹于茲者卒不與亭榭俱摧珉石俱礪也德惠入人甚矣哉其可縷指者洪龍溪湯江陰陳洛陽張華容四公爲尤著崇士紳家尸戶祝所願登俎豆于名宦者如出一心特屢請屢格以爲飲恨若德興吳公福清陳公麻城喻公新建艾公則併其碑碣半就湮沒矣城南故有二祠相望曰三賢祠者同安蔡公東筦陳公萬安朱公也曰生祠者金壇周公也戊申稽天之浸

惟周公祠無恙三賢祠則傾而像亦復于隍今蔡公朱公業有專祠獨陳公僅存碑記而與洪湯諸公之祀皆闕不舉又亭之北有武進薛公碑亭湫隘特甚嗣是則長洲陳公貞珉未勒德澤如新稽諸同堂共室之說毋寧合而祀焉均繫以畏壘之思一派承乏茲土鯁鯁焉懼隕越爲諸君子羞惟是緬懷先哲典刑在望藉令几筵不設瞻顧歆歔誰任其咎爰度去思亭故址簡三賢祠廢材之可榱桷者諏日鳩工構堂三楹設木主以祀洪公等

為置田如千畝畀甘露庵僧性宗掌其籍入供春秋祀而時加葺焉其有專祠如周公祭公朱公者特繕修之各為侑饗如故闔邑士民之心庶少慰乎昔春秋有鄭僑眾人之母也彼其植田疇教子弟誰嗣興歌而尼父稱曰古之遺愛匪以其德惠入人深耶今諸君子惠政纍纍奕世不泯余故顏其額曰列侯遺愛祠若乃訪採輿論俾諸君子獲與同安公後先輝映俎豆是所跂望于司風教者萬曆辛亥仲春日

崇福田記

陸竣邑人

佛教自西域入中國距今千一百九十年其流之漸於東南尤盛蓋嘗攷諸會要方天禧承平舍僧尼幾四十萬閩浙占籍過半焉况浙水為今行畿崇德去都為最近數十年來戶口充斥人物繁夥凡曩昔空桑麻長雞豚可以踐牛羊之地今皆列屋生聚于其中故雖蕞爾子男之邦佛寺之額十有六崇福其大刹也或比而房或散而庵僧數且二百餘夫以十農養一僧則是勞苦耕作以奉之

者大要已二千人矣其間有力未能祝髮而棄家捐親效使令者無慮一倍以二乘之則是四于生齒之力供一蘭若之衆而不足也寺之掌計者又封籍其廩廡之餘每冬春之交魚鼓不鳴僧各分爨而自給者幾三月夫不給于公而使之自營於其私彼非能撫耒耜親杵臼而得食也有僧法標者就其新舊不相續之際度食用若干田租若干自一畝以上募諸邑人且率其徒捐衣鉢求田以爲之倡其數則附於公帑之外如社倉義廩以補

常歲糗糧之所不足經營數年僅克就緒前雙林老善猷寺之宗師也實勸相是舉一日偕寺僧數輩請記于余余告之曰子之徒自爲謀則周矣盍推原其所從出乎古者地方一同提封萬井計口而授之田財足百里之食厥今生齒偏聚吾邑無尺地寸壤之不耕矣春和景明登東臯而望綺紛龍鱗決渠荷甬非王公貴人之膏腴卽富家豪民之所兼弁也民田之存已無幾狹鄉一二畝官或困以役民寧鬻產貿遷其折閱若饑饉轉而庸奴

未作窮日夜之力腹不得飽而釋氏之占田不惟
叅錯於貴勢豪右鄉社追胥至可幸免今又從而
募田續食使之安坐終歲炊玉潔羞夫豈一手足
所能供此衍衍施施外堂持鉢亦嘗量彼而忖已
乎抑止求其饜足而已也且夫農商工賈必通功
易事而後足以相養至戚施籛篠侏儒矇眊古亦
不以疾廢各因其器食之世固未有無事而食者
也浮屠受人之施享人之力則將若之何勤修其
所謂教謹守其所謂律不至于食焉而怠其事庶

乎無愧云爾猷樂聞余說于是請書以誨其徒若
租賦之多寡自有獻田者之書致與其姓名鑿諸
碑陰茲不復載慶元三年十月旦

崇福寺藏記

蔡開

邑人

禦溪吾土也自頃六飛南渡駐蹕錢塘遂爲要衝
生齒戶曰視昔蕃衍衣冠甲族彬彬日盛以至井
里街郵精廬祠宇之制大率類是歲在庚子夏崇
福經藏成巋然峻峙尤足以增茲邑之壯觀過者
罔不歎歎先是寺有藏在西建于政和之歲中更

兵火燦焉弗存已而因陋就簡成小轉輪爲邑人
祈禳之地豈惟土木華嚴之弗備而氣象萎蕪重
爲法教羞比丘修玩一日慨然發心勇猛以興是
役爲已任傾倒鉢囊得錢五千緡手自區畫剏日
鳩工于是遠近見聞懽喜讚相時則有昭慶軍節
度使劉懋首出巨木以建藏心保義郎沈才施錢
三千緡以助工費未幾布金畢集不待勸募隨念
響應規橰既定廼闢故基而作新之藏方八面面
各九尺高廣合度外爲大殿壯麗宏敞與藏相稱

梵宮法界星羅雲拱秘函寶帙鱗次櫛比黃金
碧之飾珠貝旃檀之像巧伴造化光燿日月
天龍背湧鯨海諸天善神環繞鎮護壁間繪畫
童子五十三叅相皆假莊嚴之妙以彰變幻之機
勝利崇因視東南諸刹蓋不多見總費二萬緡有
奇積日三朞役工萬有八千噫茲事體大非有願
力者孰能成之如此其易余自少時卽識修玩師
旣壯與之游相知愈深其平居麤衣糲飯戒行孤
高了不退轉故人敬愛之樂爲供施而師無慳心

悉捐所有遂能興起衆緣于一彈指之頃鼎新成
事於六十年頽圯之後是亦可嘉也已余聞禪宗
西來教外傳心初無以文字爲也然釋迦文佛有
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正真大教流入中華爲經爲
論爲律凡五千四十八卷雙林大士初造法輪藏
祕典傳襲至今作大利益夫豈規規然幹轉機軸
哀取檀施而已哉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師之功用可勝旣耶師本邑人年
十二爲僧徧歷叢林得正法眼藏不喜住山不求

師號自名納碧老人以辛亥歲六月四日書偈歸
寂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其弟前雙林老善猷率其
徒司瑛懷璞智端玅芬請于余願有以紀其事開
旣知其顛末不得辭于是乎書慶元三年十一月
日

福嚴禪院記

陳舜俞

佛無二道末有禪律道異徒別而居亦判矣崇扉
闐然鐘倡鼓和圓頂大袖塗人如歸環食劍處不
問疎親者謂之十方人闔一戶室居而家食更相

爲子弟者謂之甲乙甲乙非道之當也朝廷之法緣人情而治人大約不欲擾動而卒要之以公故制曰其徒願爲十方居者官聽之近世稍稍有請者公道之勝而徒之相嚮也崇德介餘杭嘉興之兩間邑東北十里林木蔚然而美者福嚴院在其下院始五代乾符之乙未邑人鍾離裴置之地有千乘因名焉聖錄重熙號命丕冒祥符始年改賜今額歷年雖多有徒居之獨廩自宇皇祐庚寅歲主者志洪率其屬僧願爲才方縣爲之告于郡郡

謹用朝廷之法卽許之其年七月縣令命僧曰處成王之成未幾棄去而縣亦新令尹矣又擇主曰繼武成式禪者而皆出于十方居中論議招納皆不戾公道而其徒歸之人覘其道之勝而徒之歸如是而衆亦稱鐘鼓而食斧斤而居求于人皆樂然與之惟恐不及予居嘉興小舟及其門不遠二舍嘗游于院之甲乙時若像而殿若聚而堂苔泐甃隕圯地不支後三年游于式之時前之草萊則蘭若矣前之瓦礫則金碧矣地非特勝也人非始

尚也道之公而主之者亦才也噫天下之事不獨是廢興之由未有不繫于公不公才不才公道未嘗亡才固不少顧擇之舉之之道如何耳如成之來乃見命以記作而未及成文後會式式復以請院之興廢則所目擊從且與感以及人事遂不愧而爲之辭時至和二年八月一日

關王廟記

姚汝舟邑人

王翼昭烈起微細抗羣兇幾存漢緒義甚高志甚銳然竟爲吳所沮殉義以終百世而下吳中人追

亦王義構祠棲神歲時伏臘水旱疾疫有求輒禱王鎮綏此邦人應亦如響而說者曰吳本憎蜀倖天下發難借交持首鼠心直蹈瑕候間爲操所爲王素憤操羞權奮欲擁蜀剪魏以次舉吳雖未遂事然王心未嘗一日忘于吳也吳卒詐王連魏背蜀議王之後代撓其謀意王讐吳人甚于讐魏奈何歆吳祀姚汝舟曰否否不然吳故漢南服其人故漢人黨魏掩荆權制其命蒙任其事邦人何能爲藉使王竟疾下吳江東之地可全而有漢人見

存王其殲之無亦綏之夫舉大功者不讐匹夫矧
吳人以義祀王王義綏吳人當亦如吳人之慕義
者說者又謂舉事不蹈後禍要之識微餌敵不嫌
卑辭要之成事王自策能北取操東取權宜併絕
權卽不能然則專力圖操隱忍待權由竈上騷除
不知出此樊之役悉師而北七軍爲俘禁德爲虜
華夏震動漢鼎幾出當此之時吳人驚駭上下生
心兵事尚奇所宜餌吳收之于魏以爲後圖乃更
罵使激吳一操尚存復開一操師毀身斃漢業更

殆夫定傾者先與人策勲者棄忿悃并兼者高難
力事勢固然意王且有遺憾姚汝舟曰卽如議者
斯亦懷詐飾智權蒙儔耳豈古烈士意較然以身
殉信義不欺其志者且王嘗困下邳陷陳寄迹何
異虎口猶之對操披瀝出其素誓同歿之言鱗然
不滓皎然與日月爭光曾不飾遜避給辭以倖全
權其雅所弗與顧陽與相聞陰蓄相噬移貳其生
平夫夷吾不貪小利而信要盟貫高不侵然諾而
歿立義偉人奇節固將天下後世彰信明義乃更

屈伸高下乎晉以還王慷慨勳名世既多王之烈
置古弗論著著世俗所未悉者示吾邦人堅其扶
義遂詢言之曰嗟乎異哉漢道下衰九土分裂此
邦孫氏據有爲墟傳歷數世專制百年曾不廟食
而邦所祀乃昔孫氏之所深憎然是者深知王也
義不義雖更百世人心向背章明迺爾權與蒙狹
詐欺一時卒不能得之後之人雖幸圖荆曷益乎

甘露庵記

陸典邑人

禦兒城北數百武有緝宇歧翼東俯溪流與戴星

別署隣而峙者甘露庵也庵以甘露名何居因之
也因何始因何成始之者銅江徐侯成之者清漳
靳侯也蓋凡賢令長眎邑民行旅所利便因而予
之夫疇忍疾視道暍塗僵之踵相屬而不爲之濡
沐也者時其赫曦揚燥惡木無蔭于是焉拾薪而
炊挈綆而汲彼駢肩重趂而來挹彼注茲涓滴入
吻枯喉以蘓實始于僧性宗苦行弘願誅茆結庵
旋亦有破其恡而能捨者恢而大之嵬然化人之
宮矣予亦嘗聞化人之說愛慾煎熬是謂火宅無

明內熾是謂熱惱利名驅逐是謂昏途蓋纏不熄
是謂幽燄以故甘露一滴三千大千雨大法雨八
功德水徧恒沙界一切衆生頓然脫煩熱而游之
清涼此其說要不可易然而吾道猶謂君子平其
政足矣焉得人人而濟之雖然苟有以利便于民
利便于邑利便于行旅因而予之是亦君子之平
其政也太上貴因肫然賢令長膏澤下民之意其
與戒律師清涼之教何異况夫是庵也成紅亭綠
舫折柳問津實維徐韓兩賢侯所爰舍然則是庵
也勿剪勿伐比于召伯之甘棠非耶彼有以區區
形家爲言者則又第二義也予方承乏讞獄之命
俶裝梓里低回過之偶書此以畚客問昔萬曆庚
戌臘月望日

汝鰲民望日

謝樂軒里外回遊之湖書此以禽容問昔海風
紙來為言昏明又第二義也予亦承之肅然
血心更心外此于吾自之北業非眼對計

橋道記

莫若冲邑人

昔在成周有司險之官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
達其道路釋者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
則橋梁之聖人設官分職以董其事所以利天下
後世其來尚矣近世建橋除道者固不一或取辦
于公上或募緣於眾力其利一也崇德密拱行都
四達之邑也途雖曲而通諸夏凡所由之途一有
荒穢即當整治况通衢乎自邑東至沙渚二十七
里自南營語溪橋至張涇皆民居也其路坎突行

者患之張涇雖有石橋闊僅三尺余貸金爲衆倡
募定癸酉二月營之街過張涇以東百丈皆
垣夷之乙亥仲春重建張涇橋可通車馬名曰通
濟近邑有包角堰橋塘西東水出入其下連雨則
湍急址爲之蕩齧屢欹而屢修有清坡道民余智
超率其徒裒金輦石易以捲蓬之勢可久而不壞
成于庚辰冬十月先是季夏漕渠南橋一夜忽傾
潰堰橋之役未就縣家就委智超幹造官帑不足
繼之募緣城四年三月成余所居西仍張涇南瞰

語溪從東舊有木橋曰東興狹陋殆類略約於
因其名以石易之壬午春庀工預治石九月初吉
興築十月上澣迄工跨南北若橫霓然通濟東興以
翼乎其左右而溪光野色盡在拱揖中矣東興以
東至沙渚徒步挽舟皆田塍路風雨之晨冰雪之
夕陷淖蹶塊相屬于道有演教寺僧思齊自演教
西先已布石三里余謂有志者事竟成其二十餘
里當任責乃請崇勝僧道琛招智超諭之爲首涓
日之良同幹造及邑老宿呂珪等三十餘人設伊

蒲之饌隨力題疏分遣緣化餽舟運石不憚勞動始作癸未莫冬成寶慶丙子之季春望之砥平行者無不讚歎是役也費甚大通思齊所造總用石四千五百五十丈爲錢六千三百五十緡皆善類聞風而喜捨不强之也余自壬申去國不復有仕進意今十五載矣每視歲之所入除伏臘外于利人事量所餘以施東與余一力爲之其四役亦蠲已財以助道琛等合辭請曰四役勸緣疏皆寺丞作願爲之記因紀其歲月之先後勸之堅珉立於

崇勝昔有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爲守因問延路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比過萍鄉邑宰張希顏雖不識之驛傳橋道皆全葺此好官員也公笑曰希顏固善天使亦好官員也遂薦于朝俱顯擢余故舉此事使爲政者知所慕云寶慶二年四月望

石門東高橋記

潘蕃邑人

春秋時吳越同壤而爭置石門爲限厥後沿革相尋迄無寧宇惟忠懿王錢氏奉土歸宋江南不識

兵革于是石門戰壘轉爲商賈藪而民物蕃阜穰穰熙熙尤莫盛于我明顧玉灣滌洄如帶南北滸遙隔向未有砥梁也行旅襍沓與擔負而趨者趨趨不前有日已錢君克洪浩故忠懿王裔也僮慕義慨然捐貲建高橋于市東而運河使星絡繹藉令取道其中何以瓚築錢君拮据圖之請艦鷁暫出平望五林爰得鳩工焉刻期且竣會總憲楊公必欲經此錢君聚族而謀曰不撤役而礙舟乎不可舟不礙矣役寧成且奈何遂于南滸別濬一

河以通四日而就總憲舟過廉得其狀旌錢君閭曰尚義而行旅擔負者幸錢君能卒此舉也勸勸諸石志其德不朽而請記于余余惟世不乏建橋者矣要必惠徼官帑或徧募佐之如錢君獨力勸建千百載艱阻一朝利便可多得耶余讀子瞻表忠碑知錢氏爲德于民甚厚裔之居禦寇者若侍郎昱大夫文咸著勲名克洪君肇興義舉俾前人之德再揚真足聲施不朽哉抑余因是有感焉石門自南宋行幄後衣冠甲族則有張氏當日東西

園醉花載月風雅特聞子孫以儒術顯世其家學
 今何聞寥若斯形家謂堰既決水東瀉無潴使然
 茲橋之建奔流砥柱倘亦可爲人文振起者與余
 喜里中之有錢君也次第其事爲好義者勸云成
 化庚子歲秋仲朔日

新建崇義橋記

呂希周邑人

嘉靖十四年春友人數輩馳書京邸曰吾崇界吳
 中國朝遷學邑東維學之勝水所從來者自天目
 歷武林東下唐樓無委流及吾崇始委流又委

之東流以至於樵李入于海遡源濬流吾崇學實
 勝吳中然說者病其直馳於委滙作橋于東望鳳
 凰諸山於西觀水之瀾以節其流于東西之往來
 尤利便維是橋又實勝吾學吾學諸生輒白邑長
 邑長輒諉曰業劇而財匱矧茲業不急者寢舉寢
 沮益有學以來未之能成也諸生又白監司監司
 則曰崇邑其無義人崇有義人官不煩費于是序
 班葉子銀奮然曰官之所乏者費爾所不足於吾
 崇者義爾吾寧靳費以薄吾崇毋寧捐費以崇義

遂鳩工庀材三越月橋蓋鼎鼎爾亭亭爾學博鄧
師楷盧師如岡適觀厥成乃謀之諸生名橋曰崇
義僉以記屬子子必記之余展讀喟然曰嗟乎義
利久懜百姓抗弊操奇贏以規刀錐往往富埒縣
官瘁骸賈咎爲子孫業以自封莫肯分財以佐縣
官蓋趨之急避益急甚者捶撻百至其卽纍囚終
莫之從也葉子馱奮然崇義豈不爲偉乎昔漢卜
式上書輸家之半與之官弗官問之寃弗寃屨而
牧羊似亦傑然義者比爲緱氏令爲成臯令爲太
傅爲大農是又利之云爾也葉子懼夫吾崇之義
有弗崇于人而終弗官而終無寃翹翹焉而卜式
爭烈矣其猶崇義矣乎夫義君子之質也葉子佩
義以往是其見誠有過于崇利者余故次其行事
令後者觀則焉

新築石門縣塘路碑記

鍾鼎邑人

凡事之所可記者必藉夫言以傳而功之可垂久者尤必待其人而立其人而有豐功偉業除災捍患不損上不瘠下赫然足昭來許則事之興復又烏可無一言以書之語溪之水發源天目環合城郭其自南至北延袤千丈如迤如邐者河塘也塘上有塗往來由之素稱通衢年來波嚙堤決化爲沮洳行道者輒起途窮之嘆以故大兵經臨率至假道城中邑民苦之非一日矣歲在涸灘直指王

公奉

命巡浙來按部咨于羣情舉行興革之政崇之父老首以斯事上告願捐貲協力重加剏築公力主其議下令鳩工隨委司李尹侯專董其事驅石浚涸振墜繕圮公復捐俸二十金備斗酒肩豚慰勞獎勸從茲子來之誠勿勝馨鼓三越月而歸然告成矣是役也經始于丙申十二月竣于丁酉二月窄隘宐築幫斲者五百餘弓垣蕩而通車馬者六百餘弓灰石之用工料之費橋梁之資馬枋之設

共計銀二千零九十兩五錢此雖士民樂輸實公之殫心究澤義聲鼓厲而司李尹侯又力能仿之故役不勞而民不困榮施乎郡邑澤溉乎氓庶以相與有成也竊嘗觀公環行百城周視四履手披口決不離案牘而其聰明所聽照旁挾陰細普晰幽微舉民間之隱痛積苦誠若其身嘗之茲役固未足盡善政之萬一然河塘永奠強兵悍卒不敢闌入城圍爲崇邑世世之利詎非事之有待而興者歟昔趙克國治橋七十二方諸葛孔明通道

三十五路當時美之後世稱焉公卯翼修捍媿美
 古人又何間然故雖不敢附能言之列而亦竊爲
 之記云王公諱元曦山東掖縣人尹侯諱從王山
 東樂安人督工則主簿馬鈺耆民沈士儒陳堯佐
 等例得並書

允受軒記

蔡獻臣

浙學道
溫陵人

四明余君房奉常有道君子也爲語溪胡上舍鳳
 賓扁其所居之軒曰允受丙申金陵鳳賓謁余言
 爲記余諾之未就也顧余淺陋不足知奉常所名
 軒意且得有言乎而以先觀察公悉鳳賓生平且
 得無言乎鳳賓故鄉進士龍巖令胡君龍賓之弟
 余遊兩君間知其友于之情篤也龍巖卒于官一
 孫未胤子母煢煢然當病憊時戒僮召鳳賓鳳賓
 倍道赴之則大喜爲商榷後事曰吾婦吾孫盡在

汝矣以俸之遺屬孤而汝爲經紀之以二百四十
金屬汝爲什一之息俟其長而歸母錢焉汝念哉
鳳賓泣受教唯謹迄今且十載而鳳賓所以立孤
甚力旣已擇名師與君之子同教之矣毋論龍巖
所以佐君什一計者必斥其入之半共之聞有外
侮及大徭則傾身爲理無溢費而事竟濟余觀世
之爲兄弟者計較銖銖不餘力而讓卽不幸有孤
兒養婦之遺則狼吞蠶食不盡不止不則坐視其
母子魚肉爾惡有生歿不相背負如鳳賓者乎鳳

賓爲人明練而忠信性耐勞苦而輕財好施尤精
治生家言故雖貧而給暇則喜攤書觀古人成敗
得失之較今需次當得官異日必能効一割以爲
國家用非僅齷齪自潤者比也君房所爲名軒意
在斯耶先觀察公自知鳳賓于諸生二十年來其
遊如家人父子不厭客春余奔計過浙君旣逆之
檣李而哭之哀逾年又走數千里而會葬于溫陵
由此觀之君之誼至高夫且不以生死遠近負却
已者而况龍賓乎乃彙次爲記使歸而識之於軒

之壁君房誠有道人其所稱許不虛矣不虛矣

重建縣學碑記

谷應泰

春秋于諸侯興作不時不地固書矣雖時且地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乃魯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而經不書何也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其國之子弟雖用民力不可棄也自嬴秦氏燔詩書愚黔首浸淫至于東漢而佛教入中國上自王公百執事下至閭閻匹夫匹婦奔走趨事莫敢後先韓退之佛骨一表差強人意雖然退之不云乎天子而下得通事徧天下者惟勾龍棄與孔子然其祀

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今祀事且凌遲衰微矣浮屠者流走一介通都大邑士大夫醜金恐後而膠庠頽落荆榛蔓草之間卒無有過而問之者嗚呼獄訟繁興教化衰息若之何民不胥而盜也

聖天子投戈論道起天下士庶更新之歲在順治丁酉戊戌之間會兵燹後學宮多廢不治余間以其力鳩工庀材今無不釐然次第舉者而外郡則石門縣獨率先從事余亦出繼助之逾年落成夫崇邑吳越孔道也石門鎮禦兒鄉其故址猶有存

者人國家奠鼎以來樓船將軍指閩越下東甌往來驛騷以蕞爾彈丸當其衝夜半下片檄徵芻蕘幾何卒徒幾何詰且無不立具者邑有司日不暇給余按檄李經其地見農夫釋耒治道嘆息者久之蓋民力爲已竭矣廼比者建學之議一興而君子相與倡于上小民相與和于下簡徒程工人爭趨之三年而學成爲資伍千玖百有奇而捐者不以爲費爲屋廟廡祠堂數十間又以其餘葺垣墉築池沼而役者不以爲勞噫何其不令而行也夫

教化所以勸君子刑罰所以懲小人士固嘗讀書
 知禮義矣其視孔子氏如家事無足怪者乃其
 力田孝弟之子無不曳踵至竭蹶後先夫非良有
 司鄉先生教澤之深乎抑余願諸生之誦法孔子
 者登其堂如見其車服禮器語曰雖不能至心竊
 嚮往之余不敏得竊附國氏不毀鄉校之義敬從
 鄉先生良有司後以為諸生勸不然此巋然者非
 不具存也而弁髦者棄之則後人之視學宮亦猶
 越人之視章甫耳其為教化也庸有濟乎

不可以不記

重建尊經閣記

陳祖法教論

昔吾夫子贊周易刪詩書作春秋定禮樂夫是以
 萬世服其教而俎豆崇祀之不衰信乎風俗所由
 厚人心所繇正非經學不為功而帖括之家勤口
 耳資誦說取六經之遺文沾沾自號曰庶幾無負
 聖人之教也是江漢之遊人邛鄜之淫女皆得命
 為立經傳教之人而漢儒之駁而不純者尊奉瞻
 仰世世無失曷取於述而不作之聖人始皇皇焉
 服其教而俎豆崇祀之不衰也哉六經之教皆吾

夫子之身教也於政事而得綱紀之宐於性情而得寬嚴之適陰陽消息之罔不臧誠偽邪正之罔不辯所以厚風俗而正人心者蓋必以身爲之準而於古先王垂爲謨誥而形之簡編者無不陰爲符而顯與合故夫子之身教皆夫子六經之教也若是則奚必舍素王之宮離先師之廟始聚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書相與庀材鳩工以志其尊之之實也哉古者右文之世天子懼學士家不學無文荒經蔑古於是取博士弟子員就學宮之側使之

執成書而朝夕諷詠焉令人人皆可嫻六經之教卽人人咸可以身爲教以得所爲尊之之實者非徒庀材鳩工僅一建閣之爲厚風俗而正人心也今夫鄉學里塾實數十童稚於其中其於易詩書禮樂春秋約畧六經備具而按日計程口授耳傳使之成習師之所得於弟者遂云無憾乃自號明經者挾矜奇好異之心力又足以文致其失往往敗風俗而壞人心焉則是習經之文者究無當於其實襲經之名者風俗人心且因是而益大危斯

石門縣志 卷八
時立一大聖人於其前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必
執典誥簡編以繩之而無不惕然知返者惕於其
教也惕於其以身著六經之教也求寶於山求珠
於海求六經於聖人之庭則是尊經也尊夫子也
尊夫子替周易刪詩書作春秋定禮樂也而實尊
夫子之於政事而得綱紀之宐於性情而得寬嚴
之適陰陽消息之罔不臧誠偽邪正之罔不辯夫
是故仍名之爲尊經閣也從荒蕪之地而重闢之
亦曰庶幾風俗之繇澆而得厚人心之繇回而得

正是予之志也夫是役也始于康熙壬寅成於康
熙丙午五年中經營奔走勸助徵輸未成而厲風
雨崩頽之患動作而慮工料怠靡之愆矢天矢日
實余與夏子方吳無間寒暑焉至捐貲諸君子實
賴共勦另爲匾額以記姓名至於不吝厚助及佐
予二人不逮許子汝選吳子之振爾堯鍾子定胡
子胤琦厥功俱不容泯也是爲記

重建便民倉記

杜森 令

天下事為創未若為因謀獨未若謀衆蓋相因則
易成僉從則不擾石邑之有便民倉也儲粟轉漕
軍國于焉攸賴歲久就圯歷來官吏瞬喘因循
幾頽廢殆盡矣余蒞事茲土目擊心勞欲更置為
千百年計時總總慮之古不云乎君子之慎事也
持議如握璧而况毋動為大曾奉教于前訓矣然
事有得已已者有不得已已而不可者得已不已
為生事不得已而已為廢事生事之害顯而易見

廢事之害隱而愈深每見司牧諸君子視官傳舍
曰吾寧朝夕計視民雲客曰吾遑知數日交值此
事紛地瘠催撫兩難且邑際衝衢送迎絡繹蒲伏
少緩慘慘畏咎彼相視膜外者固各有見獨不思
一日居官卽爲一日之王事一日之民卽吾一日
之子若玩日愒月聽此倉于頽廢將

朝廷重大漕儲露積狼戾于義則不敢而吾子民
胼胝珠粒委諸風雨任渠紅朽撫心之謂何其遑
朝餐而夕寢也雖年來旱潦浮藻時糶未敢舉贏

而不得已而斷不可已曷敢以廢事增厥愆戾爰
備陳急務力請各憲報允余卽毅然舉行歷地規
畫估値度費約計貳千兩有奇謀之紳袍士庶咸
願按畝助錢庀材鳩工余復駐倉督視鼓勸激勞
民依工力馨鼓弗勝倉門舊南向阻水迢遙易之
面河惜肩負也楹柱盡朽勉存一二節物力也而
且棟宇堅凝筦簞周密牆垣門壁各極嚴峻廳廳可
容膝斯已耳未敢以飾觀重煩吾父老子弟是役
也始于壬子七月竣于九月望後計三逾旬而畢

上不糜公帑下不竭民力而事輒克舉者蓋謀之衆而非恃乎獨也因其利而非強爲創也雖然余何敢自功上臺厚澤親仁淪入乎民也深斯其趨事也速兼之少尹徐君兆齡勅能殫智共勸厥職文學耆民罔恤勤勞計日落成實有可記者余何居

新建白糧倉記

杜森

令

月令孟冬命有司修囷倉謹蓋藏昭吏職也况白糧倉厥上貯玉粒天顏咫尺人臣罔敢屑越以從職是貢者允宐薰沐登之球壁珍之者也石邑歲賦白糧陸千肆百有奇舊無專倉寄貯邑令祠內且窄甚不能多容有船已艤集而零負升斗以交水次者屑越殊甚余初蒞斯土亟謀所以新之或曰邑仍旱澇百孔千瘡尚未一補安做餘或曰石俗勇于家費終鮮助輸或曰靜易動難銳經始

者虧一蕢毋輕言持茲三難而益懼屑越之滋甚也余謂人臣莫重乎敬

君又莫重乎食毛踐土者莫不尊敬乎

君會漕倉告地邑之鄉大夫偕衿耆定爲按畝助錢之議俾人人得好義急公白倉以是爲差斯卽踐土食毛莫不尊親之義也余因衆議僉同上狀當事咸報曰可廼卽祠基而規畫焉爰召工師爰選徒旅是斷是遷方斲是虔獻技宜勞翁然許許越兩月而告竣瞻視聯厥環顧垣牆規模遠大與

便民漕倉並列恰如兩峰之不可乏一者因思天下事非昌言之爲難而力行之爲難前此何以因循旁議何以扞格惟持至公至平之心勿以傳舍自便勿以慮始自委匪糾匪紆罔敢屑越敬君敬民此物此志矣是爲記

重修馬鳴廟碑記

鄧世培

歲在旃蒙單閼之華月邑之西偏馬鳴廟苾芻以
重飭祠宇來募且請爲疏以勸其里人予時扣以
神之主名而僧愬然罔知所置對也閱三月落成
里之秀民楊藩偕諸耆艾錯趾于庭乞言以饒諸
麗牲之石乃白其向之聞諸父老者進曰神裴姓
名璩唐廣明中官浙西藩鎮會黃巢由滄寇潮公
力戰却之此土弗燔沒而廟食以報其功而配饗
者爲蔣都尉佚其名則與公戮力者也因取新唐

書檢視之果謂逆巢犯浙西時節度使裴瓌斬其二長殲其黨甚衆賊大沮喪乃詣天平軍乞降尋復轉掠浙東破虔吉饒信等郡開道直趨建州當巢所過千里無孑遺而斯境得安堵如故徵神之力弗及此矧捍患禦蓄式靈鐘鼓自唐迄今千有餘禩生則宜勞于牧圉沒而介福手馨藉神之綏又吾民始終如一日也俎豆匏絃其何有替乃里之人僅以土鼓蕢桴埒于秋冬祈賽之間勿乃黷而近于媠然禹稷句龍皆田祖也但使鄉之士女

恪共靡解神其樂吾民之樸遯而忘其儉乎故于廟貌之成作迎神送神之詩使工祝歌以祀之詩曰神之來兮閃靈旗風蕭蕭兮石馬嘶當年禦寇兮驟武威鞭霆擊電兮恍見之紛紛藉藉兮隊伍隨長劔倚天兮大寇若箕餒牲于房兮酌醴于卮神其罔恫兮俾我恪又曰神之往兮拂絳衣載螭蚪兮巢羽騎征冉冉兮雲罕飛望迴回兮意猶夷一陟一升兮語水滸報以景福兮慰我蒸黎

來燕居記

鄺世培 令

嘗讀夏小正記，馱之睇以仲春，是其得氣。雖後于雁來，雉雌而先于鴛降，鳩鳴詎非識候之靈禽乎？而或者曰：是鳥也，為仙人意，而子所化。或云：生胡顛者，歷五百餘歲，斯又曾蛻骨于刀圭，而為羽族之壽客也。獲其嘉應，鮮不為祥。昔馬樞隱于三茅，燕巢庭樹，往來几案，三十餘年。樞因得道，目精洞黃，時號地仙。又元道康居林慮山，常有雙燕為巢，忽化兩童子，謂之曰：君有隱操，幽陰見嘉，增君壽。

四紀預以爲報言已仍化雙燕飛去然則燕雖微物而著效神怪載之神史信而有徵堪爲高行君子前事之符也曹遠思先生語陽之肥遯者也少年以進士巍科出理新羅如干鎮之發于礪正可及鋒而用一日輒賦遂初放情泉壑琴歌文酒永矢弗渝矯然如臯鶴雲鶩豈斥鷃鷦蟲可得而追逐者哉屬柔兆執徐之歲卜室于邑之右偏筦簞甫安而元鳥適至先生怡然色喜爰以來燕名其居顧命予述其事以記之予謂先生之出處其在

易之漸乎漸之六二曰飲食衎衎以其始之出也上九則曰其羽可用爲儀以其終之處也聖人作易遠取諸物故物之翺飛者皆可以爲象今先生不以鴻漸自擬而以燕息爲樂雖謙挹之義然其厭巢幕之危而思蟄伏之安可知矣余故不侈引丹書之遺與天女之瑞以爲慶而但拾馬樞元道康之冲舉而獲算者一致頌禱並系五言六韻以識焉海上烏衣國天台白玉筐綺牕交影翠羅幌散泥香會戢煙雲翼來棲玳瑁梁啣花翔壽域吐

豆佐丹房有意依柎棋無心戀稻梁往來莫辭數
百歲與相將

重建包角堰橋記

夏方吳邑人

邑之城南里許有包角堰建橋於其地而因以名
之自宋寶慶間始易平為環有清坡道民余智超
等實司其事先達莫公若冲之記撰載在邑乘嗣
後再建於明之正統歷年久而漸就傾圯夫邑固
兩淵上游也簫鼓樓船鱗集水濱輿馬負販聯翩
道路斯橋為南北要津今

上御極之五年邑大夫劉公始下車視事目擊頽
危狀慨然志圖重建爰謀之同寅諏之紳士里耆

工費固不貲也勢必出於勸募有方則人爭慕義興起若夫經理尤不可無人非秉公不足服衆非克勤不足襄事必得練達世務鄉黨推重者乃勝其任當事諸公暨邑士大夫不以愚之不肖謬蒙推及僉曰方吳其人可余亦自計利濟之事何獨非儒生分內耶雖謗劣無能勉承公命而不敢辭凡所規畫以請於公者慮無不得公時以孔道迎候兼施督理而相機度勢酌古準今舊之杉樁易朽也今則易以松木舊之層壘患硃也今則加以

磐石且西有新橋北有司馬橋皆昂而此獨卑故行旅旁午水漲舟高沮格難行則驅居人而送之逞威肆虐此其受累在民或當道經臨星使馳傳佐領奔命恐後而猶惴惴苛督之不免此其受累又在官今則增高三尺有奇三橋並峙形勢旣安人咸稱便至募助悉聽樂輸而費用不至匱乏也料值一比民間而取予不生怨望也工食給以及時而匠作不敢懈弛也且虞兵馬猝至又暫設浮橋以濟更爲額外之費所以爲地方慮者尤周且

悉此一役也不較諸他役而倍重且艱乎巍矣哉
跨虹駕漢誰不曰利濟之大也斯惠而知政者也
邑侯之功也公不自有其功惟不自有其功而經
理之有緒助資之羣力俱相與以有成者也公之
功不逾大與工始於康熙六年丁未之三月而卽
於八月告成亦可謂速竣者矣夫興廢舉墜邑侯
職也報績於今垂澤於後非公之甘棠乎哉莫公
吾鄉人也昔在宋時以大理丞退而居林雷心於
便民濟物之事橋道一記公之敘述甚詳歷今及

五百年不肖方吳得生於公鄉之後不敢云繼公
而起然利濟及物之心雖顯晦懸絕尤不敢與公
二也維時主斯任者則邑侯劉公肇楷贊其事者
則少尹季公芷學博陳公祖法三尹潘公科尉紀
公文達例得金書方吳承命募理殫力經營幸告
厥成侯因以其事屬余任言之始詳切可信爰從
公命而書以爲記

公

公

公

公

公

石門縣志卷之九

知石門縣事

螺陽杜森元培
舜水鄺世培晴嵐父續編
黃山徐原遂菴增校

紀文

序

雜文

語溪志序

陳塏

邑人

壁皆有記此獨無紹定己丑前令樓君演始記之
邑皆有志此獨無淳祐辛亥今令黃君元直始志
之記雖闕邑有志焉令之名氏在其中矣志苟不
作則古往今來事事物物皆無所考其所關繫豈
區區記名氏比而後知此書不可一日無也予嘗

疑崇德爲邑創于晉天福中今三百餘載豈無以
民人社稷爲重者有所會粹厄于五季之散軼與
毀於建紹之兵燼與予不得而知也中興百有餘
年郡邑典章文物悉還舊觀此何獨不然黃君試
邑數月病此闕文輒訪耆舊招致士友首編是書
釐爲十卷目曰語溪志夫有所記述之謂書有所
著見之謂政必有實政而後書不爲空言謂宜卽
月評以友其士之仁稽生齒以正厥賦之入利興
害除而無德色心勞政拙而寧殿書如此姑則民
安之去則民息之不爲空言而爲實政異時書之
邑政可無愧矣予衰病謝客鄉校諸賢以序請且
曰繼黃君後皆能以實政自勉吾邑庶幾有瘳辭
之果不可已邪

縣志序

董玘

會稽人

正德丁丑冬十有二月崇德志成縣令洪君異以
提學劉公命來請序縣故有語溪志志以地名宋
淳祐間所修也顧其事止于宋歷元迄今三百年
洪君始續爲之志名不以地而以縣者從今制也

夫郡邑之志猶國之史昔人有是論矣國不可一日而無史而邑之志乃至曠數百年而或闕豈爲之令者類弗知志之爲重且急哉其心固曰以數百年之放軼吾一人之力何能爲而或不然者則曰非吾一人之責也以傳舍視官日惟進取之爲慮而何有於志夫使爲令者皆若是則一邑之文獻其將遂泯歟若曰吾力雖弗能也集衆智則力必舉督責雖不吾及也職息其居則將有不能一日以安者而况數百年乎夫力弗任之謂弱慮弗

存之謂私天下之事因仍渙散莫執其咎以寢趨於潰敝而不收者蓋多類此豈獨邑之於志哉夫志一事也弱且自私則弗成又况其大者乎予旣重斯志之成因竊識其所爲感者以爲之序至其義例之分合事辭之易寘紀次之先後不類他志觀者當自得之不俟予言也志凡五卷任修纂者前感恩令蘭溪董君遵及庠生數輩皆請于提學公者洪君自通州學正遷令崇德廉平民甚宜之今以治最徵提學公前太史也以斯文爲任志之

成洪君蓋有所受云

縣志序

陳履令

歲戊寅冬余拜命補令於崇朝之縉紳先生有習
 余者則謂之曰崇故良邑也以易治稱邇大創於
 島寇民剪凋敝又為上者日隳法以防民民是用
 偷今第邑治于浙則崇為難君其務稽典故求乃
 利病而一意於休息或庶幾焉余至訊邑故事於
 父老僉曰具在志亟取閱之則歲月逝矣嗟夫邑
 之有志所以備故實寓鑒戒也疎濶若此司牧者

將罔攸稽如昭鑒之謂何已而崇之鄉士大夫推

轂孝廉胡君良史才宜為志余造請于其廬胡君

許可既又廉學官弟子之博雅者四生舉之以副

胡君以任纂述胡君偕四生者矢曰志重事也世

代國紀土宇民物政教風俗吏治人文皆於是乎

在若之何易之迺相與尋討典籍采掇見聞夙夜

殫精秉公盡慎迄六月而志成余受而覽之體裁

謹嚴序述詳贍其事核其辭文信一邑之良史已

遂命工登諸梓工甫告竣余適拜命貳吳瀕行胡

君請曰志之役公實命之公無忘序之一言以垂不朽余敬諾入吳久之歎曰斯志也余始啓衷於朝紳既又徼惠二三賢人秉筆制義共襄大典炳炳乎稱鉅麗矣夫崇以孔邑介三郡間民日疲于將迎靡有息爲民上者烏得而勿恤諸且也國家承平法久而敝事變蜩起教令滋章其可筆而書者無歲弗有顧紀載缺略垂六十禩而始續於今豈時與事固相待乎志成矣政俗推移可具覩矣斟酌損益體國宜民非今之柄政者其誰任之余旣望

盧侯德政詩序

俞鎮邑人

義不能忘崇且懼有諾責於胡君也遂忘固陋請厠是語于簡末俟觀風者采焉萬曆辛巳秋九月

東平盧公來知是州時旱潦相仍浙以西米斗七十錢關陝且七倍于此朝募能輸粟往賑則賜爵以差於是州有甲輸粟若干爵七品乙輸粟若干爵九品州之饑民方阡死溝壑匍匐遮公馬首告丁丑公立召甲乙等十有五人諭之曰年饑勸分

古之政也然分人以財必自近始今買買然來鵠
立鳶吟吾前者皆若等巷南舍北人也若等尚能
輸數千粟甦關陝民况隣里鄉黨乎十五人皆愧
謝許諾請歸轉粟于州減糴價之半以賑三日而
盈四千焉公乃括口定法裂楮畫期大口人日二
升小口人日一升俾民得什五相保計口更番以
糴及期公必親坐於堂視民易粟庭下如持左券
責償無不足乃去未幾鵠立者腴鳶吟者呼沾溝
壑者甦而流通者安厥家咸扶老攜幼稽顙道傍

遮公馬首謝公乃弭節下立撫之曰活汝等者

汝州粟非吾粟也第當謝甲乙等我何與邪民

喜是歲恒雨自夏五月至秋舉目一見日輒旬月

涇陵谷焉閏七月甲申復大雨連十日震風夜作

州人大恐甲午公宿齋待旦袖香之浮屠寺露藁

拜伏中庭禱于天風雨立止州社在道宮南叢棘

中門無側堂典祀時舉天雨人無所於宿公除道

封壇新其門翼齋室以衛之延祐中浙漕用會口

食鹽筴州戶爲口三十五萬九千九百有一歲食

鹽爲引八千四百六十有三輸鈔爲錠三萬八百
有二歲旣荐饑民方絕粒不能獨食鹽負鏹視他
歲尤夥漕司急取盈焉公爲移楮富僧大家視力
等差均買以輸且建議轉白大府乞體聖天子恤
河北詔責楮商賈無派吾民而民未之知也若乃
公明馭吏而蔽欺絕焉平易治民而壅塞決焉簡
訟恤刑而德化宣焉崇儒興學而風俗淳焉蓋不
二月而綱舉目張矣由是州之士民愛公如父母
敬公如神明感公之德無窮服公之才有餘或贈

之詩或紀之書或謠於郊或歌於途謂陞州以來
見未之見而公聞之以爲此特常職之萬一夫何
足以盡吾區區也嗚呼噫嘻牧守之難其人尚矣
自文黃龔召外優於文學者或短於法理勤於撫
字者或拙於征科或鉏摘豪姦而失之刻或增飾
干名而失之僞而况今之一州乎况州之十人乎
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
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公之得此於民其以是歟予
雖失怙讀禮苦塊中不可以頌然幸邦大夫賢無

橫征科以窘吾廬無悍吏卒以騷吾鄉使吾負土以葬吾親耕田力學以教吾子孫生養死藏而無憾不知所自邪予將原始以爲公美要終以爲公勉故不頌而采其出於學校縉紳之林者爲叙列之以俟觀人風者採焉食者民之命也故勸粟先之得民則得天矣故禱晴次之社稷舉則食不闕矣故修社次之賦斂均則力不屈矣故理鹽次之吏或失馭則權下移矣民或可遠則中不孚矣故馭吏近民次之訟或不簡則不能無訟矣刑或不

恤則不能無刑矣故簡訟恤刑又次之儒不知崇則忘道矣學不知興則無教矣旣富而教政之始終備矣故崇儒興學終之是則叙詩之義也

寧輯石門市民序

錢夢得

吾邑接壤而近者爲禦兒之石門一日諸父老踴躍嚮余曰盍爲我方頌侯德乎余曰靳侯德翔爾邑將一邑尸祝之而一方何居父老曰請先以一方爲一邑頌吾邑之有侯也造士我文翁也平反獄我于公也巡行問疾苦我召伯也迺若均徭

役緩催科裁夫甲令不擾戢隸胥令不敢玩標先
賢達之遺迹令世有典刑諸惠政未易更僕數吾
一邑實尸祝之無寧茲一方雖然吾一方獨倍有
感也石門故商賈藪也土著流民錯而居隣壤髡
鬻之餘往往匿姓名托傭作于其間久之羣聚驕
大爲鄉井蠹一夫怒呼千百攘臂市白晝而攫
之金莫敢誰何近且滋無狀捲揚氏之廬威斃其
婦吾民方惴惴焉竊羣而歎曰嘻異哉邑已有神
君卽虎若宜渡卽鱷若宜馴何物么磨而猶然公

行也幸而聞于侯侯卽憫且震而霆擊之殲渠魁
諸脇從俱褫魄喪膽去吾儕小人乃始帖席式歌
且舞侯之德吾一方獨倍有感也請先一邑以徼
惠於天祈侯萬年盍爲我一方頌侯德乎余踴躍
曰有是哉宜頌東里大夫之撫鄭民也實惟紀綱
而概之曰惠人莠不芟則嘉種不殖侯其衆人之
母哉一方之頌一邑之頌也無寧茲一邑天子修
漢故事褒卓異行且下璽書超擢將海內尸祝之
自爾一邑始矣父老復踴躍嚮余曰允善頌于是

率子弟暨商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舉手加額而
爲之禱曰願世世食侯之恩願侯世世受天之寵
萬曆戊申歲孟冬日

縣志序

靳一派

不佞之來令是邑也邑疲甚兼之陽侯作難損瘡
見告民幾不有生人之樂拊心者久之蹶起視事
戴星揮汗蓋兀兀自托于苦吏勞臣云維時履畝
之跡幾遍原野每過潛菴先生墓低回留之不能
去謁文穆公神道僅從荒烟蔓艸中識之次生賢
里問忠定相國嶽降處瞻對悚然一切采訪往蹟
睠焉有文獻之思然逡巡未遑也閱三年受成事
業已收合逋亡起捐瘠而肉之稍稍理棘木之寬

息花陰之咲戢蛇歛之猛革狐憑之姦罄效駑拙
乃復銳意課經術葺廢墜表章賢哲或祠宇一新
或丘隴改色或殘碑斷碣物色之塵土中而潤色
有加因彙次遺聞筆諸乘先是邑有乘燬于鬱攸
垂三十年無信史茲與薦紳先生及二三文學諏
諮訂證臚于鉛槧如城社市廛河渠田里之屬以
至土宜物產獸恠人妖炳若列眉矣乃人物權衡
尤矢公矢慎守土者誰遺國僑之愛里居者誰高
彥方之名通籍者誰屐士元之驥操觚者誰捷東

阿之步標軌好修者誰塵史雲之甌瘞沂公之金
迨乎柴扃幽貞金閨娟秀亦無不葦竹素而香汗
牘要使當年苦行不至夷之草莽散佚于醬醃璧
穴間而後之縱覽于斯者因是可憑可弔可喜可
喙可感可創亦不至徘徊慕齒而嘆無徵矣昔有
布龍腦辟穢輦過以翠羽尾帚之無一遺者招搖
之山有迷穀焉夜行可以當火炬茲卽不敢謂龍
腦之百不失其于迷穀照人殆將近之然猶不能
無太息也邑創于晉天福建炎兵燼之前或不可

考自紹興迄今餘四百年北邙山頭纍纍皆衣冠
長夜素封白骨而獨潛菴忠定暨吳隱諸君子身
死而名彌不朽張魏公言之矣元符貴人惟鄒志
完陳瑩中姓氏與日月爭光則豈非存乎其人哉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善敗具在法鑒凜然浸
假以不佞爲苦吏勞臣也而得附君子以垂不朽
其在斯乘乎其在斯乘乎

縣志序

陸典邑

余蓋有味乎周禮太史氏也典法則皆藏太史
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邦國都鄙及萬民約劑藏
焉約劑亂則辟不信者刑爽鳩氏之用刑也曰國
人殺之史實準焉邑蔡猶之國史余適承爽鳩之
役宗源靳侯實謂余不佞有非禦邑邑故四馳孔
道任罷不翅劫來甫脫城不戒于炬境復不戒
于沼際斯會而暇操觚從事事且汗萊治廢墜
舉汔可起瘠未已也曰未生其共已尸漢卿氏延

脉考亭徧鑄羣弟子未已也曰未生其信于是搜
邑槩不獲歷選民間四槩溯諸宋淳祐黃華路藍
縷以啓山林正德洪更姓改物肇開厥譜隆慶朱
簡而傷略萬曆陳繁而病蕪蓋洪未載筆有志無
時嘗扼腕三嘆于朱廷尉陳方屬辭胡孝廉有其
時而衆爲政衆復不能政其淆亂錢成爲祖龍藏
去且三十襍不揣固陋學殖荒落辱在閩產洪公
之後藉邑中薦紳縫掖惠顧宗國佐余不逮補茲
闕典于是一二薦紳讓于縫掖二三縫掖逡巡避

席復謂余直董穢魏不相質也人亦孰不欲爲父
若母地也者而亡解之私孰與莫枉之筆愛忘其
醜孰與諱揜其真私之負父師不私負戚黨傳信
謂何姑亡論法不比律法卽比律也三尺之喙若
藜鏑矣奈何以七尺殉三尺也余好謂諸君是不
可以貨陷威劫之者可貨陷威劫趙盾崔杼其免
夫吾儕忝生明盛之世賢侯茂德光大斯舉靈秘
啓震采颺其曷敢避謗速謗以忝明命乃賢侯斯
舉政自不易四槩前較優後較劣優者存之劣者

更補之推陳致新俚雍而雅是弋以述兼剏難一
疲民劇境經費無所從出仰屋坐籌難二肩任旣
尠每脫一藁登錄登梓刀筆旁午遺事叢談創爲
攬擷五閱月告竣難三操三難以從事羣喙復搖
之幾于害成昔在丙申業興是役矣金沙周公以
艱去而役中寢蓋亦有數則信乎成之難而墮之
易也且諸君不睹市朝乎一闕之市不勝異意頃
者朝變而市一闕之朝不勝異口今稍稍口者亦
總况乎筆削千秋微辭衮鉞私非一人公非一人
賞非一人刑非一人明白爲信久久信生夫是之
謂信史衆恚何病衆恚然後見諸君余方讞獄畿
以內私憲賢侯是編成勉一言副諾責而又私自
奮曰余安得賢侯編纂餘力移以治刑爽鳩氏之
職其舉矣乎

更補之推陳致新俾雍而雅是弋以述兼初難
 疲民劇境經費無所從出全倚一
 妙每院一
 攬攝五陽
 灑其舉矣乎

嘗曰余安得賢對縣纂續以
 以內球憲贊對是縣淑煥一言隔
 請計史衆志何淑衆志然對具滿
 賞非一人限非一人即自爲計
 入入計主夫是

重建傳貽書院序

杜森

語溪巖邑也當南北孔道輪蹄舟楫絡繹日
 余於巴西濫竽自戴星督賦衡書外舉昂藏銳氣
 梭駛光陰咸銷竭於匍匐迎送中旣民艱粒食歲
 庚戌巨浸越辛亥大旱三年來手口拮据形容枯
 槁雖噢咻撫摩獲起捐瘠而肉之視一切葺廢整
 墜謙讓未遑也余其俗吏耶亦幾幾乎吏之苦甚
 矣今歲次壬子賴

朝廷溥惠上憲寬仁余益得恭遂生生環顧四履

汔用小休廼謀所以厚生正德者聞宋 輔潛菴
先生有傳貽書院沒頽垣蔓草間爰晉文學夏子
方昊何子如教祝子文彥吳子震衛胡子直方朱
子霽謀度經營競歡呼手額協力募輸且屬余文
弁簡余固俗吏也惡乎文而倡典理學紹往開來
吏之責也惡乎不丈夫 先生爲紫陽高弟如纂
疏答問諸書久已麟炳古今毋俟余贅惟是斯院
命名顧瞻息義傳者維何 先生直接孔孟心傳
必系之考亭者誌水木也貽者維何濂洛關閩迄

考亭集其成 先生以傳之考亭者貽之後學誌
箕裘也拭目重建落成凡我同志登堂講肄身律
心度人人以 先生自任人人以傳貽分任俾遐
邇聞風慕義知語溪有 先生若此知 先生傳
貽之功振古不朽若此更知今日重建之義爲承
前啓後關係攸鉅若此是舉也涇舟烝楫蓋可忽
乎哉余不揣割俸漫爲一簣之覆繼陳俚詞以告
薦紳先生與逢掖諸君子暨邑人士之賢父兄

蕪麻夫主與錢師前昔于禮邑人士之賀父只
 平婚余不謝博奉曼滿一贊之賢繼刺野信以古
 師哲發關新外驗若出是舉也聖世然對益下必
 頌之心誠古不計若出更候今日重數之
 嚴聞風慕羨味語幾百 夫主若出味 夫主
 小妻人人以 夫主自出人人以轉胡今日對
 其奕也拭目重數若出此進同志登堂請教其
 夫亭集其地 夫主以轉之若亭若胡之發學

重建傳貽書院序

管鳳來 論

學校之設合天下郡縣皆各有崇重其所為明道
 德而育人材者率於是乎繫焉若書院之表著者
 則概未之多見是學校之興廢開國運之盛衰而
 書院之有無寧遂與學校相關切乎哉乃書院之
 在語溪也則異是語溪之書院向以傳貽名邇其
 自則輔潛菴先生守先待後之宏規也當其愛重
 于文公答問辨析不絕雖偽學禁興而獨立不懼
 及罷祠宦歸而倡道講學因自扁其堂矻矻乎以

繼往聖開來學爲已任嘗聞宋初書院有四曰白鹿曰睢陽曰嵩陽曰嶽麓而白鹿爲最著這有傳貽名制而廬山媲美士之希聖希賢實嘉賴之以故考亭之後有慶源見慶源如見考亭焉白鹿之後有傳貽誌傳貽如誌白鹿焉語水頻年災稜謀食維艱而士君子咸彬彬雅飭進于禮義謂非傳貽流澤得所觀感而然乎惜也興廢不一昔之額格物額致知額正心誠意額修身齊家仁讓絜矩者今且鞠爲茂草矣豈學宮輪奐而傳貽故跡將

有志而未逮歟余于辛亥秋司鐸茲土心焉憫之今幸邑令杜侯倡復是堂而諸紳士協而贊焉余亦得後先適觀厥成其於學校教化不大有裨乎哉

黃

亦野翁夫... 今幸邑令... 志而朱...

福善紀異錄序

鍾朗 邑人

宇宙平陂往復如白衣蒼狗須臾萬狀不可名象... 余以謂吾人之立身行已可以問天惟於此際自... 有把握居常執此以自鏡鏡人每於物態紛紜顛... 倒中求其所為定著者歷歷若持左券因思古之... 至人遑遑以身當大難之衝有烈風雷雨偃禾拔... 木之異天故以其德昭示於人以見其無可挫而... 非聽諸冥漠不可知之數以倖免於萬一者也吾... 邑宰鄺侯之蒞茲土也仁心厚質每事崇惇大無

論催科撫字蒲鞭示辱卽吏民之桀黠者訟於庭
多所原不卽置於法諄諄導之以善太和元氣克
滿爰山語水間宋歐文忠公之尹開封也當包孝
肅威稜鋒鏑之餘公並撤去人或援包諷之公曰
凡人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
短政或不逮侯之山嶽不搖大約類此今年夏五
霖雨匝月侯聽政于堂堂忽傾圮聲震天地遠近
號呼營救者求侯于崩榱積瓦之下以謂未必其
能全也而余信吾侯必生已而吏胥之洞胸穴脰
輿死扶傷者纍纍而侯則膚理無痕神色不動若
有呵護焉者邑之士大夫相與傳述之咏歌之以
爲其事之軼足以光邑乘也而吾終信爲理之固
然無足恠者使世讀循吏傳知反風渡虎其事類
不經而非夸也

雜文

石門申提領所請截留本錢劄 黃榦

榦么麼小官無足比數適承庫務積年久壞後雖未及踐事而曠敗之狀已見然區區冒昧未敢辭難者亦以竭力盡瘁守法奉公庶幾仰藉使臺之威風稍能有濟耳近准使帖以前官拖欠煮界格目錢遂截去來年歲計三百千以補煮界之欠榦聞命恐懼不能自寧已具申懇未蒙允可故敢復布陳之竊見本庫每年歲計所給本錢二千七百

貫趁辦息錢八千貫官吏之請給場務之支費又
幾千貫是以一錢而取三分之息也累政之所以
敗壞者正以本少息多耳本少息多則造酒必薄
私酒必多拍戶必逃移官課必虧折此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盡得二千七百貫本錢猶不能辦况又
截去三百千邪截去三百千固知其不可况榦今
之所處猶有可矜念者每伏月造麴以供煮界之
用榦之到庫麴數殊少比之常年已將本錢買麴
計三百千矣清酒本錢例得一千二百貫爲六月

地賣清酒之用榦之到庫却有兩月發賣清酒本
已不復有又將本錢四百千造兩月清酒矣以二
者計之無故坐費七百千則本錢所餘二千貫耳
若使又截去三百千則所餘者一千七百貫耳以
二千七百貫尚不能辦歲計况又削去其半又何
以支吾邪竊念犒賞諸庫所以敗壞者皆生於上
下之情不通監官不恤酒之厚薄必欲拍戶之納
錢使所不恤本錢之多寡必欲監官之趁辦上下
煎熬但見追專知索印紙對移閣俸終歲紛紛而

酒課卒不辦榦愚庸無似惟知關防滲漏樽省餘費縮水加料使所造之酒於心無愧則拍戶不患其拖欠然亦須使所多給本錢然後可辦方欲於清本之外再有陳請况又截去其九分之一也故敢冒瀆台嚴欲乞盡與支撥使榦得以悉力展布庶幾不誤使令石門爲酒庫之首其敗壞不振積有年數使榦勉竭駑鈍是庫久敗而復興則不惟小吏得以逃責而使所亦免追胥之勞以使臺輟三百千特一毫毛耳而庫中解發不至虧欠則其

爲利豈但三百千而已

為其豈且二百十而已

蛇錢戒

貝 黜 邑人

某之石門有人莫歸覩一物蜿蜒然而黑偃於道去
以為遺錢也俯拾之則蛇嚙其手不勝痛歸至家
而死吁人皆知蛇而非錢也不幸而誤拾故羅其
毒而不知錢之為蛇也其毒尤甚小則殞身大則
赤族然而知蛇而非錢猶知避之者知錢之為蛇
而復爭趨之何哉

蔡烈婦哀詞

蔡烈婦龍陽司訓天錫女也其歿節事具在貞孝錄中余聞而悲焉

為詞以哀之

徐九臯

會稽人

猗儒門之英媛兮性貞亮而淑郵源關雎之徽則
兮宓燕婉之是逮何天命之不純兮值遽篠之無
賴然順命而靡悔兮庶相成于儆戒視衿襦而祗
飭兮遵禮憲以自防采杜若而為佩兮擥薔薇以
為芳維狂童之佚蕩兮曾不束心而寤之結鄭甫
之儕兮紛委珮而污之抵白璧于糞壤兮涅紈素
以為縑嘅沉濁而淫醜兮余一不知其所為蕭薰

固不同畝兮麟豈牛而同皂嗟若人之不淑兮焉
能忍而與此偕老人生固有一死兮死或重于秦
山孰非節而可祗兮孰非義而可安潔婦捐生于
秋胡兮趙阿恥郁而自殞烈婦狗義以明節兮羗
異世而齊軫惟周室之信誓兮又繁華之未央豈
不遽傷夫離別兮畏行路之匪臧屈原湛身而尸
諫兮心至今猶未忘繫烈婦之耿介兮砥貞節于
永世重曰桂摧兮蘭焚壁毀兮珠沉心憑噫兮紆
軫天夢兮匪謀鵠何爲兮可黔鳥何爲兮可浴謂

離鳴兮求牡羗竊脂兮焉穀雲曠曠兮晝晦又虺
虺兮以雷媾不可兮載得君今去兮安歸蹇飄翔
兮以逝從女匿兮九疑折瑤華兮延竚思夫君兮
莫知儵騰駕兮高驥與天孫兮扶天章筭六珈兮
佩雙璜嗟若人兮日星與光

祭蔡烈婦文

彭喬 命

嗟哉烈婦哲人之子凶人之妻驥同牛阜鳳並鷄
棲若翁慙德于相攸旻天冥罔於定配我知天意
厥有攸歸凌霜傲雪松栢乃奇盤根錯節利器乃

知假陽唱而陰和抑誰軒而誰輕數盡斯盡幾泯
 以歎嗟哉烈婦慷慨殺身從容就義委曲艱難周
 旋顛躓九歎九恐懼姑靡恃栢舟自維終風且曠
 霾霧沉沉天日罔霽乃求自善乃無復顧嗟哉鶴
 齡胡不自思梳枕猶嫌于非據此身寧其於詭隨
 歎且沐浴生肯污穢汝雖狂蕩豈無秉彝吾今貸
 汝之罪猶且推婦之意蓋將使汝母百年有持杖
 之子而烈婦不至于自潔以絕其姑諒得烈婦知
 道之心而亦司民牧者之時措也尚饗

祭費烈女文

靳一派 令

余蒞崇每抵北關謁使星顧烈女一抔土零落藁
 蔓鞠爲牧場惻然割俸爲築圍墻治扉宇落成操
 文奠之曰維靈兩間正氣千古貞心三吳砥柱衆
 媛前旌傷哉烈也豈誦栢舟而有興矢髡髦而靡
 慙抑歌黃鵠而同飛向鴛塚而隄惻生爲費也女
 字爲范也匹旣爲范也字不爲張也室在父母以
 爲人盡夫也生未同衾死胡同穴力挽其偷生而
 視食在烈女以爲范匹也張仇也誓不更二姓而

石門縣志 卷九
凜乎志不可易傷哉烈也人誰無死死未必靈靈
得死所縱死猶生蘭不渝而靡靡玉可碎而琤琤
其骨已朽其名愈馨椒漿一卮薄灑泉冥尚饗

石門酒器五銘

磨銘

黃榦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父子晝夜運行命
不已精粗紛紜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謔無小無
大亦一理

醉牀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燒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縣薄任重祗以覆其餽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于嗇其予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以上石門酒器五銘

刻漏圖銘

趙與袞

禦溪復邑治自紹興乙亥歲于今六十年而無刻

漏以別昏且爲令者率以賦訟膠鞮于懷未暇及也僕偶承檄攝事輒按邵陽規式命工製造錫壺寘之廳事之左謹列其名物于上使來者有所考焉復爲之銘曰

水有常度晝夜不忒政有常經吏民不惑朝聽夕修君子是則念茲在茲惟謹厥德嘉定八年五月望日

定慧院三埵銘

劉基

若之水出天目東馳蜿蜒抱原陸是謂南津清可

沐臯亭臨平森起伏雲宮瑤碧旭卉燧離列鼎趾
三增轟明光佛燈聯陸續於千億年無敢觸

友于軒銘

沈宏

余作小樓三楹于室之中扁其額曰友于蓋示吾
子孫共管友于之義昔方遜志公有此辭以頌美
其鄉之賢哲余喜讀之爰括其意爲銘曰大賦恒
性厥倫惟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
當忠人雖至愚無不率其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
友義交道術相下至于兄弟本于一身或頑不知

視爲他人有藩其廬弗通箕帚有富千乘弗糊其
口或私其財休戚罔知或忌其才踈斥遠之嗟哉
不仁實滅天理債業隕身莫不由此或殄邦國况
爾有家爲鑒不遠隣里匪他母曰兄弟古人所難
閱墻雖有患難則先惟彼邪僻天顯弗思史歌斗
粟詩賦然箕惟此賢哲和敬悅愉爾手爾足如墳
如麓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實命攸存少
長雖殊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
兄饑父悲親有疾痛子所當知在爾之身或有病

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強兄弟異形其氣則同安危
 憂樂孰不相通食不必奢饗殮共有居不待華寒
 溫相守從容話言接踵聯席或醕或酤風晨月夕
 其樂雍雍盎然春溫同心穆穆可以斷金他人有
 言若罔聞知出入相友憂患扶持若能如此外患
 屏息家業可豐田畝必闢欲全此義三復斯言庶
 幾吾銘無愧于天無忝所生迺曰孝子惟兄及弟
 令名不已

詳蠲無徵荒棄田地文

杜森令

石邑之有荒區卽傳所云楚臣庸狐教吳車戰
 之地俗名吳越戰場故明賦役全書所載叁升
 麥地者是也夫以三吳土壤率皆輸漕納鏹惟
 此地獨徵夏麥叁升歷朝不變則土脉磽确知
 非人力所能耕種雨露所能滋培者矣嗣嘉靖
 年間建議均平起科一體攤派亦以條鞭之法
 繩之荒土誤徵重課維厲之階令茲土者亦知
 法雖畫一不能責無主之戶神運鬼輸柰以甫

定之法不敢遽更已加之賦不能驟減因而有積荒田蕩地荳麥地新荒田種種名色載入由單遂爲徵求定例歷任縣令始則責之輸年糧見包賠尋以包賠不繼議欲爲民呼籲又苦于位卑職小無由上達不得已而爲本縣自相通移之說焉于是有南貼耗米之派以爲正米重而耗米輕也有徵銀免米之說以爲崇禎十三年斗粟千錢而銀可勉措也有工食對支之法以爲起運必須鎔鑪而工食可以貨抵也雖種

種救恤荒區之法備極籌畫第振本清源之說究竟不得而受賠受筭之糧見非趙斃而錢承卽甲迯而乙抵展轉流累以爲荒重熟輕不如賠熟冀免目前重困因而陞熟者有之此愚民無知誤荒爲熟而熟中荒田地之所由起也統而言之其害總一吳越戰場遍野蒿萊一望平蕪地形高阜河流不通沙土枯燥膏澤不生三日無雨揚塵眯目名爲石田人力難施以致業戶迯亡錢糧無辦至今日之官民交困莫可誰

何者其苦更甚于明季如南耗奉文裁減克餉兼之均攤之令糶粒皆運貯

天庾而

派耗之法不行又連年雨暘時若石米陸錢折

價反重于本色而免米之法倍困又工食裁革

無餘釐毫皆屬起解而對支之法不行夫以必

不可緩必不可缺之正供必欲責之無戶可追

無民可比之荒土何恠乎歷任縣令羈留旅邸

相率而楚囚泣也今據闔邑士民紛紜哀控隨

經督看該圩丈役開報圩內丈實戶號都畝四

至弓口畝則卽委縣丞徐兆齡躬親確勘取具

該員勘明不致扶捏冒荒甘結在案及查全書

原額田肆千叁佰柒拾玖頃伍分捌釐伍毫內

丈缺田壹拾肆萬肆千捌佰肆拾畝壹分玖釐

叁毫原額地陸百貳拾叁頃捌畝伍分柒釐肆

毫又告陞地拾肆畝陸分壹釐外又出地壹拾

肆萬伍千叁拾畝伍分伍釐叁毫原額蕩壹拾

柒頃貳拾肆畝肆分捌釐壹毫又出蕩肆百叁

拾貳畝肆分貳釐肆毫故新積兩荒田之內而

有新積兩荒之地也今卑縣親臨履畝核實新
荒田肆千壹百伍拾柒畝玖分貳釐壹毫積荒
田地陸百玖拾貳畝柒分玖釐捌毫賠熟糧田
柒百陸拾畝肆分肆釐柒毫賠熟糧地壹千玖
百玖拾畝肆分捌釐玖毫荳麥荒棄地捌百伍
拾畝伍分捌釐玖毫荒棄蕩肆拾柒畝柒分壹
毫其荒棄田地蕩捌千肆百玖拾玖畝玖分肆
釐伍毫至于銀米之科則新積兩荒項下則有
三六兩年加閏之不同賠熟糧田地項下每年

科則遵照由單科筭年年各別是以荒區冊內
遵照

憲頒由單各年荒熟之科則照畝科筭每戶下計
七年之銀米數自康熙元年至七年止通共銀
壹萬壹千肆百肆拾兩肆錢叁分陸釐叁毫共
米貳千伍百拾玖石貳斗壹升柒合捌勺每遇
起運漕米雖勒令輪年糧長包賠及至包賠不
全設簿募化勉強竣局其條鞭銀兩查已完銀
五千柒百肆兩柒錢陸分肆釐捌毫均屬醫剗

之包賠未完銀伍千柒百叁拾伍兩陸錢柒分
壹釐伍毫歷累見年敲朴卑縣蒞任伊始清理
錢糧脩知有難完掛欠每逢比期籲苦盈庭哀
聲震耳非雞皮立骨之昏見則鶉衣囚首之里
長嘆哉茲土初則以民償地繼則以地驅民終
則以人殉土以致國課缺額年年欠解縣庫錢
糧欸欸那移無官不懼降罰無歲不受查叅此
無他總皆吳越戰場中荒棄川地之流害耳仰
懇

憲臺毅賜主持汛疏

患蠲庶積逋除而積困甦猶可望哀鴻復集不致靡
有子遺也

官千數也

以濫無膏賦斜山鬱困數節可望文賦新不淫
王林茂

詳免查造丈量溢缺田地抵會銀米冊文

杜森令

看得溢缺抵補一冊檄催如雨旱縣敢不依限
督竣力追遲緩之愆但查本縣丈出地壹拾肆
萬五千叁拾畝伍分伍釐叁毫丈缺田壹拾肆
萬肆千捌百肆拾畝壹分玖釐叁毫原非豪強
兼併與奸頑欺隱因縣塘東吳越戰基河流淤
塞窮民將自己之田改而為地種豈完糧前經
具文申說明白即無徵荒逋一案

憲駕親臨日擊災黎困苦情形更無俟卑縣之繪告也案奉

司頒刊刻條議開稱若欲追拾肆萬盈地之糧數年之徵併于一載則石門一縣之民盡歸糜爛因許小民本戶自相抵會取具收領造冊送核等因卑縣且夕思維此案既係本戶自相抵會則趙甲之盈地仍是趙甲之缺田錢乙之缺田仍是錢乙之盈地今卽督促收領造明文冊亦不過取趙甲缺田之領狀領趙甲盈地之溢糧

追錢乙盈地之溢糧補錢乙折田之缺額雖廬列井井止是紙上虛名未常有挹彼而注此我肥而彼瘠也值此異災之後小民採蕨無山炊梁徒夢卽

天庾漕儲尚賴

憲臺請蠲請折得變啼號而爲感泣若卑職凜懼違限惟日追呼前項文冊恐上違寧息本懷不若竟紆紙上虛名力行救民實政更爲官民交利上下安全伏乞

恩念民力有限節省錙銖卽爲浩蕩俯將前冊恩賜免造前銀恩賜停止司府可省督催之檄小民可免空領之煩各役可省繪寫之苦卑縣可無虛給虛追之名翹叫

洞燭俯俞不翅引領待之矣

報大造掣銷里分文

杜森令

遵查石邑原額版圖二百一十三里丈實田地五十萬四百二十三畝一分二釐九毫除無徵荒逋案內荒蠲田地八千四百五十二畝貳分四釐四毫實辦糧田地四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畝八分八釐五毫今奉

憲行每里裝田叁千畝按數計美應銷里分四十九畝應存里分一百六十四畝卑縣捧檄躊躇旣慮道傍築舍又慮情面紛撓恃此至公一點

惟神得而知之遂于七月十一日會同學博丞簿尉員暨通邑之紳衿耆庶公詣縣廟神前焚香矢誓置籤二筒各貯籤二百一十四枝一筒籤上寫各局冊名唱掣一筒籤上寫存銷字樣卽躬親固封籤內分爲東西南北四隅聽各里書自行抽掣開封驗明存銷立刻填榜張示通衢雖豪強勢要百計撼之而不動焉雖不敢爲強項鐵面而公道昭明役毋遠撥似亦力清大造之嚆矢也謹將掣銷里分逐一開送存案

詩

杜森

撫憲發粟賑饑文

看得天災流行何邑茂有惟石田當蚤禾將刈晚禾方插之時慘被波臣虐害盡爲糜爛以致啼饑泣餒者比戶接廬也卑縣酸鼻痛心當捐歲入全俸並詳免

督憲批議邑民夏文萃鬻產銀叁百兩動支買米復會集紳袍衿庶斟酌灾里遠近災民多寡于往來適中之處設厰賑饑一在城內廣福寺一

在城外期堂寺一在石門鎮玉溪巷遴選誠實
衿者筦司出入時其調劑每日已牌先開明男
婦姓名口數計口給籤旋即照籤魚貫給粥更
嚴覈漏卮濫觴凡綿力苦衷苟可哺饑啜餒者
亦旣罔愛髮膚矣而卑縣尤蒿目慮之查石邑
荷里計二百一十有三里里有災戶戶有饑雖
邑城內外與玉溪一巷已煮粥待啜第道途間
有遠近男嬾更有老幼有窮鄉僻壤最老最幼
而跣步不能開門待斃者有之有蒙袂而來偶

愆期會枵腹空還益增羸疾者有之卑縣復添
設二廠于洲錢之祇園寺馬鳴之前坵廟其筦
司調劑一照三廠慎選衿者經理務必均沾實
惠惟是遐邇聞風如蝟如蟻莫不懸眸求哺引
領乞生奈米珠薪桂乏術點金卽持鉢累銖之
米業已告罄視此盈前環哭若不亟求接濟則
盡棄前功勢必悉轉溝壑當茲九死一生之際
不得不望

憲轅哀籲激叩

石門縣志 卷九
大需洪慈發倉拯救保全數萬生靈延至育蠶刈
麥卽得遂生續命總在
憲臺之鈎筆中也

詮

杜森令

督憲煮粥賑饑文

看得商牟肆虐害我石田實維彼蒼降戾重困
一方卑縣泣涕繪圖已蒙

請蠲請折矣第任上作貢者幸免剗肉醫瘡少延
餘喘而糠粃果腹草木克腸者遍野纍纍也值
今膈底凝寒草枯皮盡非白髮黃童震啼號于
蔀屋則鵠面鳩形委懣息于道傍荒慘情形未
易淚罄卑縣司牧腐心曷敢少緩求芻當割本

年全俸市米煮粥復以救災恤困佳名鼓舞紳
衿耆庶量力助資積計補苴僅敷一月之賑而
惠埒枯槁不能接濟麥秋猶之未賑也伏查本
邑義民夏文萃願捐鬻產銀叁百金助漕絀乏
蒙

憲臺批議助漕備賑聽該府縣詢明鄉耆里老何
者爲惡酌妥報銷等因卑縣捧誦熟思悞漕則
上損

天庾悞賑則攸傷

國本固本莫先救民憲孰甚焉况以石民義助卽賑梓
里灾黎

憲恩民義尤兩得之茲已確商耆老輿論僉同現
今饑民雲集莫不延頸張眸懸盼

德音伏叩

垂念賑饑急切逾于拯溺救焚若往返駁查必稽
肯日

迅賜一筆批允動支接濟則度刻如年之枵腹可
望回生其爲萬口歡呼千秋尸祝又不僅召棠

石門縣志
卷九
寇栢矣

祈晴疏

鄺世培 令

伏以應鐘叶律蔚秋稼以如雲斗極潛精翻愁霧
而作潦誤灑青驄之鬣致興黑蜺之妖望杲杲以
何從瞻霎霎而未已禾頭生耳虛上帝之明昭
陌上成蹊負下民之駿發况軍儲孔亟每藉南畝
以慰呼庚而徵咎頻仍忍令西疇終無樂歲培備
員茲土國計攸關司牧此邦民艱可軫聽空庭之
滴瀝每懷錢鏹之憂瞻萬竈之淒涼亟拭筮簣之
泪未敢歸愆陽於天道先期殫修救於人謀爰是

齋戒惟虔訟詞俱息率案察以步禱未遑翦爪爲
 犧恭朝夕以拳擊竊欲瀝肝代血雖風塵未吏聽
 難徹於重溟而盼蠻明神念當憫乎下土伏願扶
 桑戒旦延羲馭以升車俚石鞭陽叱商羊而罷舞
 并去五行之沴勿干二氣之和頰首乞靈披忱祈
 鑒謹疏

季考示文

鄺世培 令

示諸生季試爲季考事照得石門縣浙西與壤於
 越名區輔慶源篤學傳貽作聖經之羽翼趙忠定
 巍科發跡任吾道之綱維以及西溪雲谷之博綜
 簡齋清江之著作指不勝屈代有其人信菁華之
 所萃鍾尤人文之所結聚若非廣爲物色何由發
 其聲光雖珠玉積藏原無心於售銜而驛驢伏櫪
 必嘉意以傍求况賔興計止逾年將人人拔生花
 之管而殘驅尋當偃武請汲汲泮院穎之鋒本縣

素牘雖煩編摩不廢每嫌簿書太俗急欲解穢以
 文章茲且會計偷閒竊願游情於行墨非敢妄操
 月旦誇水鏡於人倫殆欲暫挈醫囊收參苓於藥
 品爾多士肯露吉光之片羽余不佞庶得窺蔚豹
 之一斑

濬河紀略

夏方昊 邑人

維康熙六年十月浙江巡撫部院蔣公奉

旨檄行開濬運河邑尹汝端劉公少尹介菴季公會
 集紳衿糧里酌議工費浩繁賦無額設民甚難之
 然悞漕任重

功令首嚴務期不困吾民有濟于公始為善策 方昊

時與召集之列折衷羣言彙為十議總在眾襄則
 易舉公平則無怨遂于次月中旬刻日鳩工令出
 于上赴如流水鄰邑工少而紛爭未有如石邑之

民忘勞而功甚捷也季公起家名進士由刑曹主政改授茲邑水利又其專職吳也執經問業素得公之不棄劉公與公寅誼甚協事屬同舟不廢芻蕘而以王事諏詢敢效一得之獻二公朝夕河干而簿尉分董南北時當寒沍民無畏縮越月而報竣矣計其為程則三十餘里計其為工則十萬有奇計其竣事則役不過三旬濶廣一如其宜勞逸咸頌其均石邑數百年之水利信于是舉為功固鉅且久也季公以秩滿循資僅遷任縣大夫而行

劉公又以註誤謝事矣但官不論崇卑有功德于地方則尸祝之况治河運漕所關于

國家命脉者乎或偶時值亢旱河淡水蓄原泉不竭田禾藉以沃灌民生更有賴矣則二公之績信不可忘也吳雖不文屬在追隨之末敢握管而著其略令有繼起而行之時考此以是則是倣三不朽其在斯與劉公諱肇楷北直清豐人季公諱芷江南江陰人

今錄十議于後

一南自松老橋北至玉溪鎮東高橋約三十里計
六千一百七十丈零分爲六段每段配以耑里
築壩堵截其最淺澀處酌量加工如迎恩橋起
至司馬高橋止城灣一帶往年水滿之時常患
淤塞此處更宜開浚

一作壩木竹該用若干設處價值買辦其圍皮照
用度多寡勸令各典舖均助亦屬小費無不允
從

一兩頭大壩釘樁宜用石匠挑泥宜用淘沙匠每
工給以飯米二升庶人願效勞如工不足則佐
以里夫中間五壩仍著段內各耑自行填築
一車水當照分段各耑用工總以車乾爲率其水
車每耑糧見各備一步擺列做工處所同時用
力

一每耑出夫若干以派定丈尺開完爲數不拘多
寡均派各甲照里役出辦不致推諉或耑中照
甲畫開各自用工能早完者尤見勤勞怠玩者
卽行懲治

一照里出夫宦儒不免本縣二百一十三里內有大荒苗四里熟中荒四里賦逋人逃難以派工計實在苗二百零五里一體均派

一就近撥苗以從民便但天寒暑短內有里夫路遠必須歇息始竟一日之勤宜于各段內附近菴堂令其容畱不許拒絕

一作壩之法宜有次序先壩截一帶來水以塞其源則去水自急瀉易涸次築中間五腰壩完日然後各段內填塞去流以用車戽則力省而工

倍

一既分六大段宜每段設一掛牌上書某處至某處止計長若干丈應于水面開濶若干水底開濶若干將派撥里分開列計丈分苗各自挑瘠仍逐苗立一長木籤以便識認稽考

一查點宜于沿途河干挨苗唱名里夫在河中答應不許上岸既已分畫界限一苗自為一隊不得踰越稍離致妨工作并著催差具一到單不到者即行速催毋致遲悞

亢旱黃沙土燥而枯田未能來種不能桑不過
僅栽荳麥而收成又甚薄輸糧者苦民甚苦之
雖免米易銀前有寬恤之例而在今日則米價
賤而銀數不減反爲受困之由故又有荳麥地
之說是也總之荒名有刻而賠贖則一獨可恨
者積習相沿其間以熟冒荒以荒作熟奸弊百
出貧黎無訴往往官長踏勘荒蕪野一望無
際不過循行故事而已雖欲蠲免何從起手此
本邑之大害而莫可究詰者茲當丈量之後水

落石出以前諸項俱於冊籍瞭然指掌雖間有
朦混立可改正土荒賦逋官民交累屢蒙

憲仁軫念正患叩

聞無路今幸奉

旨勅行 撫憲通查包賠荒產報 部議

蠲此真千載一時不可失也但行之有方期於實
濟須悉心講求不致僅以苟且具文了完前事
必使法立於無弊澤垂而可久詳請

題蠲令民豁包賠之苦官去考成之累則造福於石

邑無疆矣吳不揣謏劣敬遵敷五議

一分別造冊以定荒額夫荒土向來不同有不經開墾者其地俱屬不毛大約積荒內居多而亦有開墾復棄則新荒之不毛者與積荒同合宜均以全荒論彙造一冊至荳麥地較之不毛稍有花息而收成最薄不足以贍糧差况可以償其工力乎合宜以次荒論亦彙造一冊古先立制徵糧原分等則如全荒則議全蠲次荒則議半蠲分別

上請得蒙

俞允而貧民之賠累可頓蘇矣

一履畝親勘以核真荒夫從來造冊但憑紙上空言而所謂踏勘者不過偶一及之往時惟聽鄉民迎至茅蕩之際一望蒿萊究不知何則真荒何則非荒地係何人之荒荒係何里之賠故有冒荒之由交相朦弊今事關入

告一不慎而坐以欺罔誰其任之此履畝之當嚴也業經造成二冊宜照圩號畝數四至弓口逐

則寫一木籤仍照號豎釘地中往勘時執冊挨對不得踰越隨手抽點一則卽取木籤驗明令弓手覆丈倘有奸立時窮究而抽量之法一行可以絕移坵換段之奸矣

一肅飭蠹弊古人有言一法立而一弊生往往方行一美政而狡猾乘之卽以爲利孔事本直行而偏借他端以刁難今旣著圩長照丈量冊造送該房立時送印收貯如有錯誤責在圩長不必以查對爲名假公濟私滋其時日仍許圩

長自首改正總在與民更始不事苛求至有串同假冒隱弊在前亦許自首免罪立時改清儻本戶及圩長不首一經查出則三尺隨之斷不寬貸如此則弊絕風清人各凜遵而民不知擾美政之行易易矣

一招徠復業從來郡邑設勸農官非獨爲熟田計大槩欲使荒者勸課而登於熟故有報栽桑棗若干株之文載在邑乘可考也今本邑之荒得請蠲免民樂更生豈謂便可置之不問乎則

招徠之法又當漸次行之使荒不終荒如絕者
可以召佃逃者許其還鄉永除前逋總以覓在
耕種之日爲始務在與以休息於第三年起科
一體辦糧若已業聽其自便而佃戶給以印照
卽本人不得爭執設此復業之法陸續陞辦則
荒者仍可變而爲熟

國課民業兩有裨矣

一實力奉行等云一勞永逸百世之利所謂以
實心行實政則民生猶如切膚視

計猶如家事况逃亡逋糧則累同里之民民賠
不繼則累徵此之官究且民逃而賦不赦官
而量仍追歲歲相因如同陷穽奈地方官長往
往因簿書之煩錢穀之冗惟救目前之急不遑
日後之圖今遇

皇恩浩蕩正人臣策勵之日去疾務盡之機宜殫心竭

慮暫謝諸事朝夕驅馳無憚勞苦博採輿情而
得其疾痛徹底澄源而除其偏累法歸畫一政
善宜民進之於

上則為考最之嘉績垂之於後則為業蔭之芳規此
又愚生所惓惓望於當事者矣

皇清待贈弁玉吳公墓表

沈紹升明經

修士之懿行巨公之大節有待表章而傳者有不
待表章而傳者待表章而傳者其懿行大節見諸
一二事一二事可得而概生平也不待表章而傳
者其懿行大節不僅見諸一二事一二事不足以
概生平也若弁玉吳封公不以節自高而巨公遜
節不以行自矜而修士讓行蓋人之行與節著之
于共見聞之交公之行與節積之于不及見聞之
地人不得而知也試以公之可知者言公始祖宣

撫自宋紹興南渡世居杭之臯亭曾祖高岡公卜
語溪而宅焉祖素庵公年十九明嘉靖辛酉舉于
鄉父養素公篤行好修夙勵亢宗大志緣幼年失
恃廢儒習醫每念伯兄文長公讀書樹幟爲講壇
祭酒自傷頽棄勿克繼緒令子若孫效周阿奴火
攻伯仁俾旗鼓相當雄視中原輒引公嗚涕以爲
公摩礪焉公旣生而穎異倜儻岐嶷自舞勺時博
物強記每晷刻端攻選藝日舉一二卷默識成誦
逾月檢較不訛亥豕一字嘗與同舍生六七人拈

題課試六七人走賈餘勇于公公戲爲捉刀人
筆咄嗟段落篇章立就六七人各颺舉氣以去時
以迫遭笑疾家計蕭落念父養素公居常提命以
不得竟志讀書爲恨刻管書紳日夕匪懈由是丁
卯遊庠年二十一已見頭角矣然前此者季弟夢
華無祿早世後此者諸妹未字尚有四人封公旣
次第黽勉擇士于歸又拮据將茶提攜鞠育艱苦
萬狀天衢騰達進步爲勞厥有由也長而壯遊四
方通編紵者不勝數每怪交道日薄公雖坦懷率

物然刻意惇勵實行重然諾謹取與患難死生始終不變一二才智有爲之士意氣相期所以推挽維持之者卽破產傾貲不爲悔其或施而不報嶽起瀾翻公亦未嘗與之較焉然其施之門以內者又未嘗與交遊等也公伯父交長公生孫雲章公之再從子也康強卽世孫藝無所依亦既生產荒蕪賦稅缺額已喪臨倉卒殯殮乏資需辦眉睫聚族而議咸瑟縮莫敢措手公毅然曰存亡繼絕古義也立命長子潛所出第二孫樹以繼之凡

葬以送往饋餼以事居遣嫁以歸孤女者無不令盡禮焉且族屬中衰伯兄華崖公早掛冠巖處又時艱多故宵小內搆外訐動搖傾覆者數數見矣公一人起而推排之隻身負荷銷釁尤挫奸宄禦侮折衝爲門戶主持爲本枝庇覆者不可一二數至若事在邑里或民生利害攸關或故家大族存亡所係公未嘗不以持門戶庇本支者引救之也國朝鼎建初防鎮立牙纛據城闔擁卒恣睢每俟徵發輻輳倚伙行姦往往以睚眦殺人又令健兒提

梁入市撞塘號呼公行搜奪衆睨視莫可誰何公
率冤民叫呼當事每讞鞫動致數百人當事壯公
之直城社奸弁頃刻褫逐去又常遇赦 朝恩額
蠲帑金已入吏胥私橐持筦鑰者皆巨蠹豪猾無
可致詰公大聲追償侮法者不寒而慄記里按甲
一一給還又午未間投匭詰告少年敗類借端挾
詐傾危舊德邑中高門巨族修士名紳受誣讖者
幾岌岌不可保公不憚濡手足焦毛髮竭父子心
力者一二年多方營解雖異已者以維護成仇厠

事者以猜疑構怨公處之一無芥蒂也卒之姪不
行于羣小禍不中于縉紳鬼域含沙風亦少息云
凡公之懿行大節約畧可概者如此公嘗自言曰
吾生平無大過人不爲阿諛不立機械不殖貨財
不附權貴唯歲延名師教訓子若孫俾子若孫讀
書明道知所以立身行已保世亢宗雖產盡不爲
家也吾願足矣嗚呼公之懿行大節人得而知者
前之所言者是也人不得而知者公之所自言者
是也可得而知者才不可得而知者學公唯于學

有得焉故行于人所見聞之交而有所以為才者
行于人所不及見聞之地則豈非學之蘊于素者
為之乎而所基之厚所積之誠所發祥之淡且遠
人又烏足以知哉公諱夢寅有子潛濤渭涵淳五
人康熙十有六年十月十三日以疾終于家年七
十一將卜葬于臯亭焉歲在壬戌第四子涵對策
領袖二百人 賜及第第二而公之仲季子及羣
孫繼涵而起者指又不勝屈人曰公之懿行大節
有以致也嗚呼是未淺知公者也

曹遠思推府文治論

黃道

語溪曹公為汀州司李政治漳郡三年矣將奏最
諸孝秀問治於予侯晉水灌曰曹公之為政也差
保不行獄無冤人如此可以為仁乎予曰仁人之
難也以子產之惠而夫子未之許也然而晚世之
政弊于差保則已久矣差者焚也保者溺也焚迫
而焦保浸而不可游千金之家壞于再差百金之
家罄於一保兩者相倚以為契楡而焚溺之禍被
于天下有仁者作而拯救必自此始也楊生天宰

曰狐兔之窟不一探豺獺之祭不一獻徵役不廢而欲使差保俱絀其道何由予自噫非田之廢固已久矣四時不獵不別強弱非竈無常化屈如流使有道者爲之必先表其里閭正其畝澮別其冊籍使其聲貌頂趾呼應相答而後可爲也古之爲治者使其父兄各治其子弟董手里塾辦于膠庠立士爲理而稱之曰師閭胥率長不過計封澮別名號而已差保之說何有焉楊生曰然曹公之爲治也不泥古而得其意不倖古而得其事分責于

縣尉按季察簿注殿最課嘉允而已是猶以頂踵位於封澮聲貌召于膠庠也予曰噫十縣之尉不盡釋之四季之簿已稽旬日執左券以牧鴻雁則泮乎遠矣楊生曰不然以道照物莫若靜以法馭物莫若簡驅羊者縱之使前罾繩於竿微麾之耳十縣百城而必與之鬪智烏亭攫肉亭長寄聲之事得失相半則亂矣予曰然則豪民黠胥逐蠅頭急朝夕與捕尉相援如敲飯鐘聲過而希又何所得披髮纓冠與焚溺俱起者楊生曰噫細民何豪

集於上膏走胥何黠與上闕察上出其豪黠角搏
於下則下之爪距油分日不可止也曹公之治以
簡而馭繁以靜而馭動日計不足而歲計則裕蓋
自公之理吾漳三年矣庭棄其蒲獄棄其繩夙夜
闕之聞若無人者漳不以斷汀不以樸汀不以加
石漳不以加玉予曰然則公之治亦有所本乎楊
生曰有之亦本之孝弟也曹公之事母孝事兄恭
孟仁之鮓佐以魚笋姜肱之被繡以文章不疑平
反劉瓛櫛沐未足以喻其醇謹也由是以接剛柔

御上下不見猜於紳弁不見窳於鰥寡蓋自是而
差保可廢也然則公之治得之資性乎抑得之間
學乎楊生曰陸九淵之治以動而靜者得之天性
以靜而動者得之間學天地之動皆簡其靜者
也不敬不靜不靜不簡公入而事太夫人友于兄
弟出而逢輦上交縉紳先生至于熒獨黎庶無一
不敬者敬而後簡簡而後靜自是而阡陌可爲井
田化屋可爲膠序鴻雁流徙者可以魚雅賓凡之
也予乃嗒然而嘆曰噫吾之學靜與簡五十年於

此矣然且未能今乃知敬之可爲靜簡也夫救焚拯溺以閉戶纓冠同道者則亦惟敬之以也侯晉水乃拜而起曰吾今者問政而得學問官而得師問仁一方而知所以仁天下者也有虞氏有言吾盡吾敬而上見爲忠焉下見爲惠焉友見爲信焉其是之謂乎其是之謂乎



